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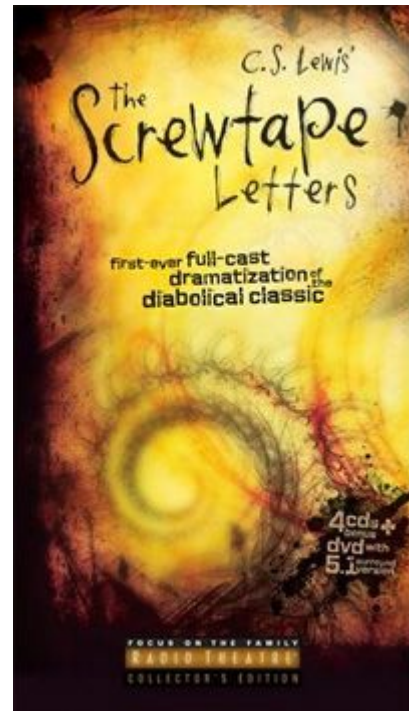
魔鬼書信集
《地獄來鴻》

The Screwtape Letters



書刊名：地獄來鴻
 作者：魯益師(C.S.Lewis)
 著
 譯者：魯繼曾.
 版本：再版.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香港/基督教文藝/民
 78[1989]

《地獄來鴻》初版於
 1942年，以老魔鬼
 “赛诸葛”（Screwtape）
 和他的小魔鬼侄子“苦艾”（Wormwood）之間31
 封來往信函的形式講述了“赛诸葛作為導師指示苦
 艾去設下種種陷阱，引誘、盅惑一個年輕基督徒，
 破壞信仰，散播罪惡”的故事。



原文書：《The Screwtape letters 》--C. S. Lewis

大榔頭寫給蠹木的煽情書

作者：魯益師(C. S. Lewis)|

出處：道聲出版社

譯者序

魯益師(C. S. Lewis, 1898-1963)是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基督徒作家之一，其護教性的論著，如已有中譯本的《痛苦的奧秘》(The Problem of Pain, 1940)、《神迹》(Miracles, 1947)、《返璞歸真》(Mere Christianity, 1952)和《四種愛》(The Four Loves, 1960)等書，在唯物主義當道、科技挂帥的時代，以明銳的哲理思辨和教義解析，善用巧妙的比喻，交織淵博睿智的人文識見，向世人闡發傳統基督信仰歷久彌新的真諦。直到今天，大西洋兩岸仍有許多知識分子，因為閱讀他深入淺出的神學著作，悟察古老的基督教信仰與理性其實並不相悖，又能深化人文省思，於是欣然皈依，在價值紛亂迷離的人世中，找到一條不必棄智也能與造物者神游的道路。除了護教論著之外，先後任教於牛津和劍橋大學主授英國中古與文藝復興文學的魯氏，在撰述擲地有聲的學術經典之余，更且馳騁想象，虛構引人入勝的敘事情節，多方嘗試將基督教道德倫理與救贖福音轉化成醒世寓言和神話小說，陸續完成了近年來逐漸引起學界討論的科幻小說三部曲《來自寂靜的星球》(Out of the Silent Planet, 1938)、Perelandra (1943)、That Hideous Strength (1945)，以及改編自古希臘邱比特與賽姬(Cupid and Psyche)神話的《裸顏》(Till We Have Faces, 1956)；此外，寫於1950至56年間，由七部幻奇故事組成的《納尼亞春秋》(The Chronicles Of Narnia)更與托爾金(J.R.R. Tolkien, 1892-1973)的《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三部曲，被譽為20世紀英語世界的兒童文學雙璧，至今已銷售數百萬套，並被改拍成電影。回顧魯益師一生豐贍多彩的寫作志業，那讓他嶄露頭角，開始受到歐美讀者矚目，從而奠定深遠影響的第一本暢銷書，正是這本《大榔頭寫給蠹木的煽情書》(The Screwtape Letters, 1942)。

根據魯氏在《驚喜》(Surprised by Joy, 1955)一書中的自述，他是在31歲時(1929年)由無神論者改信基督教，因為曾經經歷過一段長時間的理性掙扎，對於阻碍西方知識分子接受基督信仰的思想牢結自是了然于心。1933年，他借光於本仁約翰(John Bunyan, 1628-1688)的《天路歷程》(The Pilgrim's Progress, 1684)撰寫《天路逆旅》(The Pilgrim's Regress)，在這本護教寓言中，創造了啓蒙、博多、智點三位先生，首度嘗試以諷刺的筆調，剖露當代思潮中抑古崇今、獨尊理性，與過度耽溺個人主觀經驗，否定客觀真理的思想偏見，如何妨碍了以認識唯一真神為終極目標的信仰追求。1941年，歐戰方酣，英倫籠罩在德軍空襲的威脅中，同時由於新聞媒體的推波助瀾，文化界也瀰漫着顛覆傳統各類光怪陸離的左傾風潮，思索如何在亂世中勸諫世人保守清醒的心，魯氏深諳結合幽默揶揄與尖銳批判的諷刺文體是針砭時弊、矯治人性虛偽與愚頑最有效的利器，於是再度發揮嘲諷想象，皆擬誘惑者的口吻，從5月2日到11月28日，以連載的方式，為《守護者》(The Guardian)雜誌撰寫3

1 封大魔頭寫給小鬼使的信，唆使他如何在傳統道德崩解、戰雲密布、人心惶惶的時局中擄獲人的靈魂，鎖定的目標是一位服務於文化界新近決志的年輕基督徒，其中隱約有魯氏本人剛得救時的影子。次年，這 31 封信結集出版，題為《大榔頭寫給蠹木的煽情書》。由於大魔頭擄人的詭計背後其實反映着當時基督徒心靈面對變局的集體焦慮，魯氏秉持清明的信仰洞見及其對人性細膩、通透的認識，逐一加以剖析，並且用散發着真知灼見又文采煥然的筆調，指引出合宜的因應心態。書一出版隨即造成轟動，魯氏從而成爲戰時福音名嘴，巡回各地演講與電臺廣播的邀約持續不斷，聽眾熱烈的回應，逐漸造就了一位現代護教大師的誕生。

批評家將本書歸類為書信體的諷世小說，有別於一般的神學論述與講道集正是它吸引讀者的特色。就整本書的結構布局而言，細心的讀者應會發現，書中的每一封信都環繞着一道特定議題展開論述，其中涉及了抽象層次的永世神學與時代思潮的反復辨證，人性高低起伏、懷憂與戲耍隨境更遷的心理特質，以及落實在現實生活中的基督徒靈性操練，包括禱告、飲食、居家、擇友、結社、婚姻、性愛，與國難當前無可規避的社會責任等等，儼然一本基督徒屬靈生活入門指南。然而，讓本書讀來趣味盎然的，除了逐章逆讀誘惑者層出不窮的詭計，從中抽絲剝繭地洞察魯氏精辟的反挫見解，並且在這樣的閱讀過程中經歷了敏銳的靈魂自省，還應包括隨着一封封信簡的展開，所見識到的阿奎一顆幼嫩的基督徒心靈，如何在特定的家庭背景、兩性關係、文化氛圍與時局動蕩中，戰戰兢兢、屢仆屢起地持守信仰，在脆弱的人性中學習活出基督徒的美德，義無反顧。雖然本書所呈現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的倫敦社會，今天讀來，魯益師介入當代文化敏於思辨的護教努力，對處在不同文化與歷史時空中的華人基督徒，應仍具有啟迪作用。不過，我們所應仿效的也許不在於他的思想內容，而是他回應世俗文化挑戰、捍衛信仰真理的知性勇氣，這勇氣無關乎特定意識型態的堅持，乃源自於每一顆獨特的心靈，在現實生活中對基督救贖之愛誠實加以體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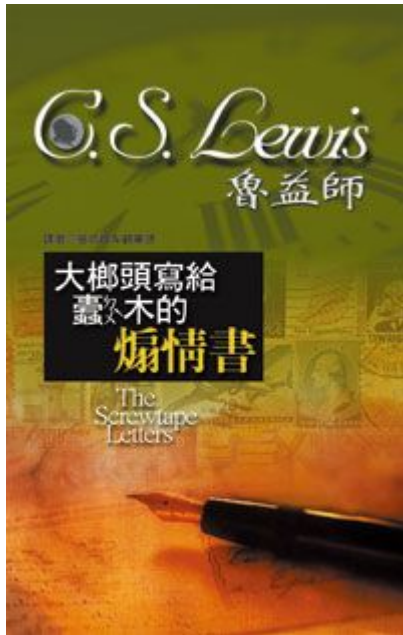
多年前，在香港出版的中譯本將本書書名譯為《地獄來鴻》，譯筆文白相雜，基於每一世代有責任重譯經典的信念，今應道聲出版社之邀，嘗試以略帶嘲諷的當代白話文筆譯出。爲了吸引年輕讀者群的注意，書名大膽取用具有勁爆味道的《大榔頭寫給蠹木的煽情書》，以"大榔頭"譯 Screwdriver（在該敷裹的傷口處用螺絲釘猛鑽），"蠹木"譯 Wormwood（是否映射着蟄伏在森林中的蛇），雖然不盡貼切，卻是斟酌華人讀者可能產生的對應聯想之後，所作的最佳選擇。此外，每封信信尾大榔頭的自謂，原書中一律使用"疼愛你的叔叔"，爲了增加諷刺效果，我依隨每封信的主題特色，設計了不同的自謂。譯本採用的是 Fount Paperbacks 根據 1942 年原版重印的 1977 年版。

最後要謝謝顧華德先生慨然相助，在我忙於教學、行政，無法如期譯完全書的情況下，代替我譯出三分之一的篇幅，並且充分尊重我爲了顧及全書筆調的一致性，對他的譯文所作的修飾。

曾珍珍
於花蓮東華大學
2001 年歲末

魯益師在 1941 年寫作這書正值年富力壯之時，當時全歐籠罩在戰爭陰影之下，魯益師以初信的英格蘭年輕人阿蚩為對象，描述在當時處境下他所經歷的靈性掙扎，反映出許許多多人的共同經歷，引起廣泛的共鳴。

本書最特別之處，是使用別出心裁的反諷文學手法，以"大鬼"（Screwtape，大榔頭）與"小鬼"（Wormwood，蠱木）為正面角色，因此書名 The Screwtape Letters，舊譯為《地獄來鴻》，或者《魔鬼書信》。書中大鬼指導小鬼多方攻擊這



位年輕人，在他從未信走向初信的路上，百般阻擾，引誘他離棄信仰而走向罪惡之路。在他面對戰爭以及其他種種壓力時，魔鬼不但利用與其同住的母親成為嫌隙來源，而且在其上教會、戀愛與從軍過程，都成為魔鬼下手的好機會，使其面對離棄信仰的誘惑。此外，在大小鬼之間又有許多間隙，大鬼經常責備小鬼，而小鬼時常埋怨大鬼，二鬼之間是既合作又競爭的關係，因為地獄的規則就是犧牲別人而自己高升。

書中呈現出來的世界，是一個是非、善惡、正邪、上下顛倒的世界。其中的"敵人"就是魔鬼為之戰驚的"上帝"，而"父家"卻是魔鬼所熟悉的"地獄"。魔鬼喜歡看到安逸，因為安逸能够使人鬆懈墮落；魔鬼不喜歡看到苦難，因為苦難破壞人對尘世的眷戀，而提醒了靈性世界的重要，使人警醒向上。魔鬼順應人性促使人沉迷物慾，利用愛好新奇的心理，

以時尚流行取代是非對錯，以追求滿足慾望來升高慾望，使人以物質為真實，靈性為主觀，最後就是要人以尘世為永恆，世界就是歸宿。

魔鬼經常使用"似是而非"的伎倆，比如在與喜笑有關的四種表情當中，反對健康的"喜樂"，利用令人鬆弛的"愉悅"，以"說笑"的幽默藏污納垢，借似乎無意的"戲謔（xué）"進行嘲弄攻擊。魔鬼也利用人的恐懼，以過分的謹慎增進恐懼，使其盲目地過度防衛，由怕轉而生恨，引發憎恨。模糊是非對錯的手法亦可破壞婚姻，比如美化戀愛，朦朧兩性關係，誤導人對美的品味，使其"愛""慾"混雜，又提供各種看似正當的理由作為兩性之間的誘惑。

魔鬼攻擊人的手法變化多端，最大目的就是要引人離棄"真實"，不論是以天馬行空的學術理論，或以高超而不實際的理想，鼓勵人高談闊論，但不要去努力行動；誘導人吹毛求疵，但不要去尋求改善；勸誘人只重心靈而不重形式，將重要的實質內涵逐一棄置。對魔鬼而言，最有效的攻擊策略是迂回長側擊，比如通過極端的愛國份子，以及狂熱的反戰論者，將他們的信念偶像化而提升成為一種宗教。當上教會成為一種習慣，當教會開始追求流行風潮，當信徒以教會本身自負而夸耀外在條件，甚至分黨結派時，就是魔鬼大笑的時候。

魯益師借用書中大小鬼對話，強調洞視邪惡的重要，因為那些世俗化以致不相信有魔鬼者，魔鬼無法、也不用加以恫嚇就已身陷泥沼；至於那些有信仰且相信有魔鬼者，雖難以直接使其變成唯物論者或懷疑論者，若是能使其對禱告的懷疑萌芽，轉向宿命論與物質決定論，則將逐漸遠離上帝。魔鬼最討厭抵擋邪惡經驗傳承，因此必將歷史經驗相對化，以阻絕歷史教訓之傳承。

由於上帝要除去人的自愛而使人能够愛別人，魔鬼意圖破壞而使用緩和含混

的節奏，使人從健康的"愛"轉向病態的"迷戀"，或以消極的"不自私"先取代積極的"愛"，再加以挑撥離間，鼓勵占有意識，不斷提升私心，而終將轉向"自愛"。那些自信過度的人，最容易陷入魔鬼的陷阱，當謙卑的人開始"自以為謙卑"時，就是逐漸轉向驕傲時。墮入魔鬼圈套的人，就好像鍋中溫水裏的青蛙，享受溫暖的環境，輕鬆自在，自鳴得意，隨着魔鬼不斷地煽火加溫，終將成為一鍋田雞湯。

總之，魔鬼的攻擊目標是，忽略現在、空想未來、忘懷永生。

魯益師這種特殊的文學手法，並不是為了賣弄技巧，或者展現聰明才智，乃是出於一種"反規的智慧"。當國兵的人都知道，基本戰鬥訓練當中的構築防禦工事，在初步完成工事之後，必須確實執行一個動作，就是"反規"的動作，做法是從敵人可能出現的位置，以攻擊者的眼光反過來觀察自己所完成的工事，看看是否有甚麼破綻與弱點，據此逐一修正到完美。由於"當局者迷"，若是一味站在自己立場思考，常常會有許多自己無法知道的缺點，必須學習從敵人的立場來察看，才有機會調整自己的缺失。事實上，最了解我們的人，除了至親好友之外，就是我們的敵人，特別是那些千方百計想要使我們承受損失的對手？由於他們的攻擊動機，使得他們對我們的認識充分而徹底，其中包括連與我們最親近的人--甚至是自己，都不曉得的缺點。

對基督徒而言，信仰的敵人就是敵對上帝國的"邪惡勢力"，而"魔鬼"正是這股勢力的總稱與代表，"反規的智慧"就是設想站在敵營的立場將如何看待自己。不過，本書過於擬人化的魔鬼，可能會給閱讀者帶來誤導，以為魔鬼的世界就真正是如此，希望讀者要有相應的文學智慧來閱讀。魯益師所說的魔鬼，當然不會是真正的魔鬼，而是從基督徒角度所設想的魔鬼，然而其中隱含豐富的"反規的智慧"，讓我們看到基督徒信仰逐一失落的環節，使我們更加明白，甚麼是鯨吞蠶食，甚麼是隨波逐流，得以心生警惕，看穿魔鬼諸般詭計而事先防範。

林鴻信
於臺灣神學院
2002年1月

作者序

敝人無意在此解釋眼前這束公諸於世的信函是如何落入我手中的。

關於群魔，我輩容易蹈犯的錯誤有兩種，性質互異，但同樣離譜，其一是根本不相信他們的存在，其二是相信，並且對他們抱持着過度的、不健康的興趣。對這兩種錯誤，群魔可是同表歡迎，唯物主義者和魔法師贏得它們同樣的青睞。本書所採用的書寫方式，對任何已經深諳其中竅門的人而言，實在不算甚麼絕門工夫；但對某些心懷不軌或因過度熱衷而可能將之曲解謬用的人，我認為他們無法從本書中找到門路。

在此得提醒讀者切記魔鬼是個大說謊家。千萬別把大榔頭說的每句話都當真，即使從他的角度看亦然。我無意於指認信中提到的形形色色的人都實有其人；不過我認為浮現在字裏行間的姚旦牧師和那痞子母親的形象極有可能失之公允。須知人間和地獄一樣，到處充斥着自說自話。

最後讓我補充一點，自始至終我從未費工夫去理清這些信函的年代與時序。第17封信看來是戰時物資匱乏，以致必須實施食物配給之前寫就的；不過，大體而言，魔界的記日方式似乎與尘世的時間無涉，我也就懶得加以理會了。歐戰的曲折與始末，除非偶爾衝擊到某個人的屬靈狀況，否則大榔頭對之顯然興趣缺缺。

魯益師
於牛津大學抹太拉學院
1941年7月5日

第 1 封信

親愛的蠹木：

你的餽主意我領教夠了，說甚麼要好好管束阿蠻的閱讀範圍，並且刻意讓他多多親炙那位崇奉唯物主義的仁兄，你未免太天真了吧！聽來好像你認為透過“理性的爭辯”可以叫那小子免於落入老賊頭的掌握。算了吧！如果他活在幾世紀前，這招數或許管用。那時，甚麼說法可以成立，甚麼論點無法證實，大家一清二楚；一種理念一旦被證實，人人奉守不渝。那時的人仍把思想和行為視為一體，可以隨著一連串理性認知的變革，更動自己的生活方式。如今呢？得力於報刊雜誌及相關宣傳利器的推波助瀾，我方已經把這局面給徹底改觀了。你那痞子從小就習慣滿腦子裡有成堆互不搭調的哲學在那裡各吹各的號，他並非以“真”或“偽”來區別各樣學說，對他而言，只有“學院的”、“實用的”、“落伍的”、“當代的”、“傳統的”或“驚世駭俗的”之分。要讓他對教會裹足不前，你的最佳搭檔是大家一知半解的流行術語，而不是“理性的爭辯”。別浪費時間說服他相信唯物論是“真理”！倒要讓他認為這種時新的理念沛然莫之能禦，夠酷夠炫，是未來的哲學，他信的是這一套。

理性的爭辯會惹來麻煩，形同班門弄斧自討沒趣，須知那老賊頭是此中高手。至於我剛才提到的那種順應時潮、嘩眾取寵的宣傳花招，有事實可資證明，我們在地下的父操弄的技法，比起老賊頭來，可是精湛許多。講甚麼道理？一講起道理，你就把那痞子的理性給喚醒了，一旦他理性給挑起來結果如何誰能知道，縱使可以把他某一特定的思路給扭轉過來，合乎我們的胃口，你會發現，理性的活動使他建立起足以置我們于死地的思維習慣，從此，他將把注意力從眼前感官經驗所觸發的意識流撤離，轉而關切普遍性的論題。而你的任務卻是促使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意識流裡，教導他美其名為“真實的人生”，不過，可千萬別讓他窮究所謂的“真實”意何所指。

記住，他可不像你是純粹的靈體，從未有過生而為人的經驗，你無法想像人是如何被習常的事物所拘囿。（說到作人的經驗，那曾經道成肉身的耶穌真是得天獨厚，想到就令我抓狂！）我曾經調教過一個痞子，他是道地的無神論者，平常喜歡到大英博物館看看書。有天，正當他坐著閱讀時，我察覺他的某道思緒開始出岔，不用說，那一刻間，老賊頭正倚在他的手肘旁說教。眼看自己 20 年來的辛苦耕耘就要付諸流水，那當兒，我若一時急昏了頭，拼命用理性爭辯的方式反制對手，大概也就沒戲唱了。總算我聰明絕頂，靈機一動，就從這人最容易受我掌控的部位下手，我提醒他該吃午餐了。老賊頭當然不甘示弱，隨即跟我唱反調，提醒他這事可比吃午餐重要，（大意如此，誰又能準確地聽出他對人說的話？）至少我想他是這麼說的，因為當我回應：“是啊！正因太重要了，不適合在累了一整個上午之後費心斟酌。”那小子立刻茅塞頓開。接著我又說：“最好等吃過中飯，頭腦清醒了，再徹底考慮一番。”一溜眼，這傢伙早已起身往門口走去。只要他踏入街心，我就可以大奏凱歌了。我讓他注意到一位報童正在叫賣晚報，一輛 73 路公車正行駛而過。還沒等他下完臺階，我已讓他徹底相信，當一個人獨自坐擁書城，任何可以竄進他腦海的奇思異想，只消一劑“真實的人生”（指的是公車和報童）就足夠讓他明白“凡此玄想”全是虛妄。他深知自己剛才逃過一劫。

幾年之後還津津樂道：“對那真實界不可言宣的感知是人最終極的護衛，使我們不致誤入純邏輯的死胡同。”這位仁兄目前老神在在與我們地下的父同住在一個屋簷下。

這下你可懂了？歸功於幾世紀以前我輩就已啟動在人心智裡的認知方式，人們發現置身在日常耳熟能詳的事物中，已經很難去相信另有一種超乎自然的存在。繼續努力吧！讓他的認知局限在日常的事物裡。尤其重要的，避免使用科學（我指的是真正的科學）來敵擋基督教，因為科學可能會促使人去思考那些無法觸摸以及肉眼看不見的真實。有幾個現代的物理學家不就是這樣墮落了嗎？

如果你的痞子非要涉獵科學，就只讓他接觸經濟學和社會學，千萬別讓他與那我輩所珍視的所謂“真實的人生”隔絕了。其實，上上之策是不要讓他們讀科學，但卻給他一個籠統的觀念，以為自己什麼都懂，以為那些偶爾在閒談中和閱讀時隨意撿拾的是堂而皇之的“當代研究成果”——尖端知識！千萬記住你的目的是讓他思想混淆。聽聽那些年輕的痞子高談闊論的調調，若不把他們好好調教調教，真是有虧職守，知否？知否？

你最最慈祥的叔叔
用螺絲釘和戒尺雕你扁你的
大榔頭 草

第 2 封信

親愛的蠹木：

歸你調教的那個痞子竟然成為基督徒了。知道這件事後，我極端地不悅。別以為你可以躲過當得的懲罰；的確，即使你心情再好，諒你也不敢作此妄想。現在，我們必須亟思亡羊補牢。其實，不必灰心喪志；成千上百的這類成年決志者在敵營略事逗留之後，往往又被我方給策反回來。放心吧，這些人的習性，不管是心思的或肉體的，現階段都還是我們這邊的調調。

當前最能為我方效力的搭檔之一，老實說，就是教會本身。千萬別誤會，我指的不是那個跨越一切時空，植根于永恆，旗幟鮮明，儼然一支常勝軍的教會。那個教會，我承認，連我們當中最不怕死的勾魂高手，看了都要膽顫心驚，好在這些人類沒有慧根，根本無法體會到它的存在。你那痞子所見的只是一座半完成的仿歌德式尖塔，矗立在新型的建築之上。一進去，向他迎面走來一位附近雜貨的老闆，臉上泛著油光，精神抖擻地遞給他一本發亮的小冊，其中闡述著誰也摸不著頭緒的禮拜儀式，另有一本舊舊的薄書，收錄了一些殘缺不全的宗教詩歌，大多數爛透了，字體又小。坐定之後，他四下看看，見到的恰都是一些自己向來退避三舍的鄰居，你可要充分利用這些左鄰右舍。讓他的思緒遊移在“基督的身體”這類的修辭和坐在隔排椅子上那一張張活生生的臉龐之間。當然，隔排坐著的到底是些什麼樣的人無關緊要，你也許知道其中有一人還是敵方的一位勇士。管它呢！你那痞子，托我們在地下的父之大鴻福，是個愚昧人，假如這些鄰居中有人唱詩走調，或者穿了一雙嘎吱作響的靴子，或有雙下巴，或者奇裝異服，他便因此急下斷言：這些人的信仰簡直有點凸槌可笑。現階段的他，你知道的，心裡只有他對“基督徒”的定見，他認為基督徒應該是屬靈的。不過，那浮現在他心頭的卻通常是圖樣式的，他滿腦子想的只是羅馬式的長袍、涼鞋、盔甲和膝下裸露的小腿肚，眼前在教會裡見到的這些人卻全都穿著現代服裝，這事實對他而言，挺難接受的--雖然這只是他潛意識的感覺。千萬別讓這感覺浮現出來，別讓他自問到底希望這些人外表作何裝扮。讓每一件事物在他的心中停留在曖昧不明的狀態。反正在永世裡，你會有足夠的時間在他裡面製造地獄特有的那種紮心的、灼人的鮮明。

接著，請充分利用這痞子初上教會的幾個星期內必然感受到的失望或落差。老賊頭允許這種失望發生在人的每一種憧憬正要付諸實現的關卡，譬如當一個小男孩著迷于兒童版的奧德賽故事，終於下定決心開始學習古希臘文時，或者當情人們結為夫婦，開始要學習共同生活時。大體上，在人生的每一部門，夢幻的憧憬轉化為身體力行的當兒，失望就會蹦出來。老賊頭甘冒這個風險，因為他傾向一種非常奇特的幻想，有心要讓這些討厭的人獸變成他所謂特屬於他的，全然“自由”，卻懂得愛他、服事他的人--“兒子”是他所使用的字眼。他用根深蒂固的愛，違反自然地與兩隻腳的動物偷情，不惜使整個屬靈世界因之貶格。急欲他們擁有自由，他因此拒絕立刻保駕這些人獸帶著原有的性情和習性，進入他所設定的目標。他任由彼等“自立自強”，我輩因此就有機可乘了。不過，切記，其中也有陷阱，一旦這些人成功地捱過了初期的枯索無味，也就學會不再那麼倚賴感覺，以後，要誘惑他們就更難上加難了。

行筆至此，我所寫的，盡是假設隔排的那些人之所以讓阿蠻失望，其實沒什麼道理可言。當然，如果有--如果那痞子知道戴著怪怪的帽子的那女人沉迷于牌局，而那位靴子嘎吱作響的男人是個放高利貸的守財奴，那麼，你的任務就容易多了。你所需做的是別讓他反省："如果我，像我這樣的人，多多少少都能自認夠格作個基督徒，憑什麼隔排那些人的各樣不同壞習性就能證明他們的信仰只不過是偽善或墨守成規？"你也許會問，這麼容易想到的問題，可以把它排擋在人心之外嗎？當然可以，蠢木。好好調教他，就能教他不作如是想。因為與老賊頭相交得還不夠久，這傢伙還沒有修煉出真正的謙卑來。所有他口裡說的，即使是跪著說的，有關他罪性深重的那番話，全是鸚鵡似的學舌。心裡頭，他仍然以為，就憑允許自己悔改決志，在老賊頭的那本帳冊裡，某某我就是存款多過於負債的；並且還以為跟著這一票庸俗無比卻好作"道貌岸然"狀的鄰居一起上教堂，他真是展現了高度的謙卑，也算是降尊紆貴了。儘量讓他保有這樣的心態，越久越好。

你肚子裏的蛔虫叔叔
大榔頭 草

第3封信

親愛的蠹木：

聽了你的報告，得知阿蠻與他母親相處的情形，真叫人開心，請打鐵趁熱。老賊頭的作法通常是先從中心下手，再往外擴散，讓這痞子的行為越來越服膺於新的準則。所以，你務必奪得先機。請與我們的同僚蠹伯多多聯繫，他負責看守阿蠻的媽。你倆應該充分配合，在那家中營造一種固定的習慣，讓這母子兩人彼此看不順眼，日常一丁點芝麻小事都可以變成一根根戮在肉裡的刺。以下的方法可供參考：

一、讓他全心注意自己的內在生活：這傢伙認為自己的悔改是發生在“內裡”的事件，所以他的注意力當前都集中在自己的心思狀態上，或者更應說在他那些已被潔淨的心思上。就讓他只注意這些。進一步鼓舞他，叫他忽視日常生活最基本的責任，轉而定睛在最高層次的屬靈責任上。強化那我們可以善加利用的人性特質，也就是叫他漠視並且嫌棄顯而易見的事物。你必須讓他墜入一種光景中：可以花一整個小時自省，卻無法發現任何人只要跟他住在同一屋簷下，或在同一間辦公室做事，都能一眼看穿的毛病。

二、顯然，你無法阻止他不為自己的母親禱告。不過，我們自有辦法讓他的禱告發揮不了作用。務必讓他的禱告都非常“屬靈”，總是關心她的靈魂，！卻毫不在乎她的風濕痼疾。這會導致兩個對我方有利的結果。首先，他的注意力會單單集中在自己所認為的母親的種種罪愆上，你只需稍加調教一下，這些罪愆在他的感覺裡，便是她那些平常給他帶來困擾或讓他極端不愉快的行為。這樣，甚至當他跪下禱告的時候，你都能使白天的創傷，像灑了鹽一樣，在他心中隱隱作痛。這差使一點都不難，你會發現還蠻有趣的呢！再來，正因他對母親的靈魂所下的論斷是相當粗糙的，而且通常不正確，結果或多或少他變成在為一個想像中的人禱告。你的任務是讓這個想像出來的那個早餐餐桌旁舌利如刀的女人逐日越來越不像他真正的母親。到時，兩者間的差距大到一個地步，他在為想像中的母親禱告時湧上心頭的想法和感覺，不會影響到平日如何對待真實的母親。像我，就把好幾個歸我督導的痞子調教得妥妥貼貼，讓他們前一刻還在為自己的妻子或兒女的“靈魂”懇切代禱，下一刻卻對現實生活中的他們冷嘲熱諷，甚至拳打腳踢，並且毫不在乎。

三、兩個人一起住久了，往往某種說話的語氣或臉上某樣特定的表情總會讓對方受不了，這正是你可以加油添醋的。母親那蹙眉的樣子，阿蠻從小就不喜歡，就讓他對此耿耿於懷，一想到就煩。讓他認定母親明知這表情會惹惱他，卻偏偏故意蹙眉，就是為了刺激他——你的手段若夠高明，他便不至於察覺自己這樣認定幾乎完全有違常理。當然，也千萬別讓他懷疑自己也有些語氣和表情容易惹惱對方。反正他看不見也聽不見自己，這點你一定辦得到。

四、在文明的生活裡，家人之間的怨懟通常透過說一些若寫在紙上便不傷人的話加以表達（亦即話的本身並無挑釁性），卻因使用的語氣或講話的時機，一出口簡直就像甩人耳光。要炒熱這齣戲，請務必做到讓這兩個愚昧的人採用雙重標準，那痞子必須要求自己所講的話母親都應該照字面瞭解，不准引申，同時，卻對母親說的每句話過度敏感地推敲它的語氣和時機，以及背後可疑的動機。慫

愚這個作母親的也採取相同的態度。這樣一來，每回爭吵過後，兩人都會理直氣壯，近乎深信不疑，認為自己是無辜的。這樣的場景你是再熟悉不過了：“我只是問什麼時候吃晚餐，你就大發雷霆。”一旦讓他養成這樣的習慣，天天就有好戲看了。一句話出口明明是為挖苦對方，對方接招反擊了，你又覺得受了委屈。

最後，請告訴我那痞子他老媽的信仰態度。對兒子靈命的更新，她感到吃驚嗎？他竟然這麼大了才從別人那裡學到我打從孩提時期就給他許多機會學習的？她是否覺得這回他太“小題大做”了——或者反過來，覺得他撿到便宜了？別忘了記載在老賊頭那本寶鑒裡關於那位大兒子吃醋的故事。

你最認識親情個中三昧的叔叔
大榔頭 草

第4封信

親愛的蠹木：

你來信中不挺上道的建議正好提醒我應該及時回信給你，跟你談談有關禱告這件讓我們紮心的事。上回我指導你如何干擾阿蠻替母親禱告，你大可不必率然論斷：“簡直證明行不通”，子侄輩小鬼頭對魔鬼黨總書記這樣的回應，未免無禮。這正透露出你想規避責任；若有什麼閃失，後果自行承擔！

上上之策，若有可能，是制止阿蠻認真禱告。對於新近決志歸入敵營的成年人，如阿蠻者流，最好讓他回想或者憶起童年禱告時那付學舌的模樣。為了避免重蹈覆轍，他會轉而去追求那種完全自然湧發的、內在的、非正式的、不受規範的禱告。對一位剛決志的人而言，在實際的操作上，這意味著在心裡用力製造一種模模糊糊的敬虔“情緒”，與真正的凝聚心志和聚精會神是兩碼子事。他們當中有一個詩人叫什麼柯立芝（Coleridge）來著，說他禱告“不動嘴唇也不屈膝”，而只是“調理心思去愛”，並且沉浸在“一種祈求的心境裡”，這正是我輩喜歡的禱告方式，正因他表面上近乎默禱，也就是事奉老賊頭多年的資深基督徒經常操練的那種，所以，機伶又愛偷懶的新手會東施效顰好一陣子。至少，他們會相信禱告與身體的姿勢無關，因為這些人忘記了，卻也是你必須牢記於心的，再怎麼說，人畢竟是動物，身體所做的一定影響到靈魂。說來好笑，人常常這樣描述，說我們潛入他們的思想中作祟，事實上，你我最擅長的是，把某樣東西排擋在他們的心思之外。

如果這一招失敗了，就換個更微妙的招數去混淆他的動機，讓他搞錯方向，因為只要人的心思意念一轉向老賊頭的本身，我們就全盤皆輸了。不過，阻止他們的方法倒有一籬筐，最簡單的是把他們的眼目從老賊頭身上轉而注視自己。讓他們檢視自己的心思，努力憑著自己的意志在那裡“製造感覺”。每當他們想向他祈求慈愛時，相反地，就讓他們開始試著製造慈愛的感覺，卻渾然不知自己正在如此造作。若祈求的是勇氣，讓他們衷心盼望感受到內心勇氣十足。每當宣稱自己在祈求赦免，讓他們努力去感覺蒙了赦免。教導他們以自己是否成功製造出所祈求的感覺來衡量每一樁禱告的價值，而且千萬別讓他們懷疑這種禱告的成敗或多或少取決於那一片刻自己的身體是健康或生病，精神是清爽或疲憊。

當然，老賊頭這時也不會閑在一旁，只要一有禱告，危險就來了，他勢必會立刻親自上陣。相當諷刺地，他完全漠視自己，以及我們，作為靈體存在所具有的尊貴地位，對屈膝禱告的人獸，竟然不顧體面地把自我認識澆灌給他們。不過，即使他破解了你這一招混淆方向的企圖，我們還有一項更狡猾的武器。這些人獸，初期對老賊頭並沒有直接的體認，他們感受不到他那凜然可畏的光，不像倒楣的我們，這紮心的灼灼光明構成了你我生存的背景，讓我們的存在永遠擺脫不了痛苦。當阿蠻禱告的時候，你檢視他的心，可能找不到“這光明的本體”，如果轉而檢視他心思所凝視的物件，你會發現他是一個綜合體，包含許多可笑的元素。有些意象來自於老賊頭的某些形象，譬如：當他現身在那可信度令人存疑的所謂“道成肉身”的事蹟中時；此外，也會有些更模糊點的意象——或許非常原始而可笑——與其他兩種位格有關。甚至還有一些阿蠻自己內心所崇仰的（以及伴隨而來的身體官覺）被轉化為客體或加諸在他所崇仰的物件上。我不就知道一些例子

嗎？被這些痞子稱為“神”的，實際上“存在於”寢室天花板的左上角，或他們自己的腦海中，或牆上的十字架。不過，無論這綜合體的本質是什麼，你必須讓阿蠻持續地向“他”禱告——向他所製造出來的東西禱告，而非向那創造他的具有位格的神禱告。你甚至還可以鼓勵他把修正與改良這個綜合體看作一件極其重要的事，在整個禱告過程中，讓這個綜合體出現在他的想像之前，因為只要他一明白過來，懂得區別，只要他自覺地把禱詞從“我所想像的你之所是”轉變為“你所認識的你之所是”，你我的立足點，在那一瞬間，就徹底崩毀了。一旦他把自己的思想和意識拋在一旁，或者即使仍持守著，卻同時認清它們純然主觀的本質，懂得把自己交托給一個全然真實的、外在的、看不見的存有，而這存有此刻就在這斗室裡與他同在，是他向來無從認識的，卻一向深深認識著他——那麼，令人難以測透的神跡奇事將可能發生。在禱告中靈魂真實地赤露敞開——避免讓這種情況發生。別擔心，你將得助于一項事實，那就是人並不像自己以為的那樣喜歡進入這種狀態中。有多少人知道他們所得的遠比所求的多？

你洞察人心的叔叔
大榔頭 草

第5封信

親愛的蠹木：

我原先期望的是一份詳細的工作報告，結果接到了你寫的上封信，卻是措辭含糊的狂想曲，你啊！令我失望透頂。你說你這下可“爽”了，因為歐洲人已經發動了另一場大戰。你哪條筋出了岔，我是一清二楚的。你不是欣喜若狂，是醉昏了頭！讀你那左支右絀的敘述，從字裡行間推敲阿蠻夜不安寢的情況，我頗能準確拿捏出你的心思狀態。從入道以來，你算是第一次嘗到犒賞我輩汗水功勞的美酒——人心的惶惶不安，於是，你就昏了頭。怪你有何屁用？歹機哪會結出好果子？你的腦袋本來就是漿糊。對你所展示的一連串未來可怕的景象，阿蠻那小子可有反應？你有否挑動他悲情地緬懷過去美好的時光？——他的胃裡可有一陣陣微微的顫慄？你的小提琴拉得可真迴腸盪氣，不是嗎？是啊！他有這樣的反應再自然不過了。但是，你可要記住，蠹木，凡事都是先苦後甘的，倘若沉溺在任何眼前的享樂，導致最後失去了到手的獵物，你就註定永遠乾渴難當，喝不到那當前只嘗一口就叫人醺醺然醉了的醇酒。說是這麼說，如果你無時不刻堅忍地保持頭腦冷靜去執行你的任務，因此把他的靈魂給擄住了，這小子就永遠是你的了——一杯不住湧溢著的，由絕望、戰慄和驚愕釀成的美酒，讓你隨時喝個過癮，所以，不要讓任何短暫的樂趣使你分心，以致疏忽了剷除信心和破解美德的實際任務。下封信別再搞烏龍了，就給我一份完整的報告，詳細交代阿蠻對戰爭的反應，好讓我們斟酌到底怎樣比較能使你達成任務，是讓他成為一個偏激的愛國主義者（鷹派），還是熱血沸騰的和平主義者（鴿派）？其實有好多種可能性。同時，我還必須警告你，別對戰爭抱持太大的希望！

當然，戰爭具有高度的娛樂性。人類迫在眉睫的恐懼和苦難，對我們無數賣力工作的同僚而言，是一項合理的、令人爽快的娛樂。然而，除非我們善加利用它，把更多的靈魂交給我們那在地底下的父，否則到頭來，又有啥用？每當見到苦難當頭的人終於逃脫了我們的掌握，總讓我覺得彷彿自己被允許在一場盛筵中品嚐了第一道佳餚，隨後就不准再吃了，煮熟的鴨子飛了。這比完全沒有機會赴宴還更令人難受，吻合了老賊頭喜歡耍弄的那種野蠻之至的戰術，他允許我們觀看他所喜愛的人受苦受難，只是為了折磨我們，吊我們的胃口，目的在凸顯我們永難饜足的饑渴，進一步加以嘲弄。從這場大規模衝突的現況看來，他的防禦部署，老實說，是相當壯觀的，因此，讓我們思想應該怎樣利用，而非怎樣享受，這場歐戰。戰爭裡頭有某些傾向，就其內在本質而言，完全對我方不利。你我可能期望當中發生不計其數的暴行和凌虐，但是，如果我們不夠戒慎恐懼，將會眼睜睜看著成千上萬的人在這場浩劫中轉而投靠老賊頭；有更多的人，雖然不至於這麼決絕，卻會將他們的注意力從自己身上轉移到比小我更有意義的價值和其他訴求上。這許多的訴求老賊頭不一定贊成，然而，這就是他令我不服氣的地方，他通常仍會獎賞那些為使命獻身的人，即使自己並不認同於這些使命，不認同的理由複雜得可怕，他看不得認知有限的人們秉其良知良能為一片面的訴求赴湯蹈火。此外，想想有多少我們不樂意見到的壯烈成仁在戰時發生。如果所屬的是老賊頭那黨的，人們明明知道死亡當前，卻仍視死如歸。說真的，不如讓所有的人都死在收費昂貴的療養院中，在那裡人人都是說謊高手，醫生、護士、朋友，都

照著我們所調教的，大說其謊，向垂死的人承諾生命，鼓勵病人相信他有理由作過分的要求或無理取鬧，甚至，如果我們的同僚都夠稱職，院方會刻意耽延不叫牧師前來，以免向病人透露了他實際的病情！更糟的是，戰爭讓人不斷想到死亡。這樣一來，我們的最佳武器之一——醉生夢死，就發揮不了作用了。戰時，幾乎沒有人會相信自己能永遠活著。

我知道臭頭和其他人在戰爭裡看見了攻擊信仰的絕佳機會，不過，我覺得這種觀點過度浮誇。老賊頭明白地告知自己的人類同夥，受苦是“救贖”的基本要件之一，因此那種能被戰爭或瘟疫擊垮的信心根本毫無價值，連去破壞它都嫌多餘。這裡我指的是戰爭所導致的那一類散佈在一段漫長歲月裡的苦難。當然，在恐懼、喪亡或肉體受到凌遲的當下，你也許可以趁著當事人的理性暫時被擱置的空檔，趁虛將他俘擄。然而這時，倘若他向老賊頭的陣營求援，我發現那裡的崗哨各個戒備森嚴，你我只能望之興歎。

你那不喜歡人類受苦受難的叔叔
大榔頭 草

第6封信

親愛的蠹木：

很高興聽到阿蠻的年齡和職業使他有可能，但未必然，被徵召到前線作戰。我們要他充分被不確定的狀態所折磨，以至於整個心思盤踞著一幕幕有關未來的景象，彼此互相矛盾，每一幅圖畫不是讓他滿懷希望，就是叫他懼怕莫名。再也沒有什麼比懸宕和焦慮更能阻礙人心歸向那老賊頭了。他要人把注意力放在眼前的工作上；我們的任務則是讓人成天掛慮將要臨到的事。當然，阿蠻應該已經學知這時需要以忍耐的心順服於老賊頭的旨意。老賊頭真正的意思是阿蠻首先應該憑著耐心接受臨到自己的試煉——亦即眼前的焦慮和懸宕。當阿蠻說：“願你的旨意成就！”所指的即是這個，套句他們的老話，一天的難處一天擔就夠了，靈糧是天天賜下的。你的任務在於千萬別讓阿蠻體認到眼前的懼怕正是賜給他的十字架，反之，要讓他成天為自己所害怕的事物憂心忡忡，把它們視作一個個十字架。讓他忘記正因這些事彼此互不相容，所以不可能全都發生在他身上。同時，讓他試圖事先操練堅忍的毅力來面對這些；其實，在同一時刻，要對成打不同的和假設性的噩運作出真正的順服，幾乎是不可能的，對拼命想這樣只手撐天的人，連老賊頭都不敢苟同。對眼前實際的苦難逆來順受，即使其中含有懼怕，倒還容易做到，也往往能獲得奧援。

這裡頭涉及了一項很重要的屬靈法則。先前我指出若要削弱阿蠻的禱告效力，你可以將他的注意力從老賊頭的身上轉向自己思想老賊頭時所浮現的心思狀態。反過來，當人的心思從所懼怕的事物轉移到懼怕的本身，把它視作一種當下讓自己極端厭憎的心思狀態，懼怕會變得比較容易克服些；而當人把懼怕視為神量給他的十字架時，也必然會把懼怕當作一種心思狀態，懼怕便因此失去了它的絕對性威脅。我們因此可以勾勒出一道普遍的法則：在所有迎合我方訴求的心思活動中，要鼓勵人拋開自我意識而把注意力集中在客體上；但在一切討老賊頭喜悅的活動裡，則讓人的心思以自己為物件。讓一句羞辱的話或一具女性的胴體佔據他所有外在的注意力，以至於他不懂得反省“我正在淪入那稱之為憤怒或淫蕩的情境裡”。相反地，讓“我的感覺現在越來越敬虔了，越來越有慈悲憐憫的味道”這樣的反省佔據他內在所有的注意力，好讓他無法越過自己去意識到老賊頭或其他鄰居的存在。

至於談到他對戰爭的整體態度，你絕對不要過度仰賴那些基督教或非基督教刊物經常提及的敵愾同仇的情緒。你當然可以鼓動在恐慌中的阿蠻以報復的心理咒罵德國的領導者，這樣做雖然好，不過，這類型的仇恨通常會染上“煽情劇”的色彩或者流於神話化，讓人把仇恨加諸於想像出來的代罪羔羊身上。這些他所仇恨的人，阿蠻從未在現實生活中遇見過，而是由報紙上得來的刻板印象拼湊而成的。這種憑空捏造出來的仇恨根本對我方無濟於事，在所有人種中，英國人因此所表現出來的軟腳蝦作風最讓我吐血。真衰啊！這些英國佬一面揚言即使把敵人千剮萬剝仍算便宜了他們，一面卻以茶水和香煙款待一個出現在後門傷痕累累的德國軍機駕駛。

不管你採取什麼行動，阿蠻的靈魂裡總會有些善念，也有些惡意。最酷的妙招是把他的惡意導向近旁的鄰居，那些天天見面的，再把他的善念拋向最週邊的

圓周，就是他不認識的人，惡意因此就徹底落實了，而善念則飄飄然通常只停留在想像裡。煽動他去仇視德國人沒什麼好處，如果他同時總是與我們的期望背道而馳，以善良的習性對待他的母親、雇主，和在火車上遇見的人。把阿蠻這小子想像成一系列的同心圓，他的意志在最裡層，知性次之，最後才是幻想。別妄想把老賊頭的味道從所有的圓圈中剔除掉，你唯一能做到的是持續不斷地把所有的美德往外挪移，直到它們最後落腳在幻想的那一圈；至於一切我們喜歡的品質則往內移向意志。唯當達到意志的層次，並且在那裡具體成形為習慣，美德才能對我們構成致命的威脅。（當然，我指的不是那被阿蠻誤認為意志，其實只是有意識地痛下決心和咬緊牙根；我指的乃是真正的全神貫注，那被老賊頭稱之為“心”的。）所有由幻想妝點而成的，或理智所贊同的，甚至，某種程度是眾人所喜愛或敬仰的美德，都無法阻擾人進入我們在地下的父家裡；其實，當這種人成了我方的人之後，還會因此更顯得耐人尋味呢！

你那把德國佬恨之入骨的叔叔
大榔頭 草

第7封信

親愛的蠹木：

你似乎應該問我難道絕對不能讓阿蠻感知到你的存在嗎？這個問題，至少在現階段已由咱們的最高統帥作出解答了。目前我方的策略是隱藏，當然，並非向來如此。需知你我所面對的是一種殘酷的兩難處境。當人不相信鬼魔的存在時，我們就享受不到直接恫嚇他們所能製造的笑料；倘若他們信了，卻又無法使他們變成唯物論者或懷疑論者了。至少，現身的機會尚未成熟。我抱持著極大的希望，期待有那麼一天，我們將學會如何把人的科學情緒化和神話化到一種地步，以至於膜拜我們的信仰（雖然不是以這樣的名稱出現）可以蒙混進去，同時人心自我禁錮，無法敞開去接受老賊頭的信仰。“生命原始的蠻力”、性的崇拜、和精神分析的某些層面也許可以幫上點忙，一旦能製造出最完美的成品——唯物主義的魔法師，這種人不只是馭使，而是真實地敬拜被他含糊地稱之為“原始蠻力”的東西，同時卻拒絕承認“靈”的存在——這時也就是我們可以鳴金收兵的時候了。不過，眼前還是讓我們服從上級的命令吧！我不認為瞞著阿蠻是件困難的事。現代人想像中的魔鬼通常是滑稽可笑的喜劇性角色，這事實可助你一臂之力。如果阿蠻心中開始徹底懷疑你的存在，就讓他想像有人穿著紅色緊身衣的畫面，說服他既然不相信有這種人存在，就不應相信你的存在（這種把人搞糊塗的伎倆是從老教科書抄襲來的）。

曾經承諾要考慮應該讓阿蠻成為偏激的愛國主義者或極端的和平主義者，這件事我可沒忘記。所有的激進，除了對老賊頭極端的敬虔之外，都應被鼓勵，當然，不是隨時皆宜，但至少戰時是如此。有些時代的人半死不活，成天自我陶醉，我們的任務是哄慰他們睡得更死、更沉。其他的年代，像當代，酷愛偏鋒，又喜黨同伐異，我們的任務是進一步煽動他們，火上加油。任何小圈圈，由一小撮人基於某一種他人不喜歡或漠視的利益而聚合，很容易在其內部發展出一種溫室效應，成員間彼此相濡相沫。相互崇拜，對外面的世界毫不羞愧地表現出深惡痛決的態度，只因有偉大的全然超我的“祈求”為他們撐腰。即使當這小圈圈原是為了傳揚老賊頭而成立的，這種毛病也仍然存在。我們樂於見到教會成為小群，不只因為不願意讓太多人認識老賊頭，也因為那些少數認識他的人或許會因而凝聚出高度的自負，以及秘密結社或搞小宗派特有的防衛性的自義，教會的本身戒備深嚴，我們從未成功地傳染給他分黨結派各樣形形色色的表現。不過，教會內的次級團體則經常製造出令人歎為觀止的場面，從哥林多教會中保羅黨和亞波羅黨的對立，到英國大公教中高教派和低教派之爭，例子不勝枚舉。

如果阿蠻能被慫恿成一位有良知的異議分子，他自然會發現自己變成了一個非主流社團的成員，這個社團組織井然，經常發表議論，但是並不受歡迎。從我們的角度看，這處境對一個剛信基督教的人而言，幾乎肯定是好的，不過，只是幾乎而已。在這場戰爭發生之前，阿蠻可曾認真懷疑過為一場正義之戰拋頭顱灑熱血的合法性？他是個勇於捐軀的人嗎？所以也就未曾惴惴不安地反省自己的和平主義背後真正的動機？在他最誠實的時刻（人從未真正近乎誠實過），他能完全確信自己之所以採取特定的立場，其背後的動機是為了順服老賊頭？如果他是這樣的人，他的和平主義不會給我們帶來任何好處，而老賊頭也會保護他免於

捲入無謂的意識之爭。果真如此，你可採行的絕招也許是製造一場突發的、使人迷亂的情緒危機，事後讓他莫名其妙變成一個猶豫不安的愛國主義者。這款事並非不能辦到。然而，他若是我所認識的那種色厲內荏的人，不妨試試和平主義。

不管他採取哪一種立場，你的主要任務還是一樣。開始時，讓他把愛國主義或和平主義視為信仰裡的一部分，然後讓他在意識之爭的影響之下，把它當作最重要的部分。接著默默地、漸漸地調教他進入下一個階段，信仰淪為“訴求”的一部分，基督教之所以被他視為有價值，主要因為能提供最精彩的論點以支援英國的參戰或者自己所信守的和平主義。你要防備他把短暫的事僅僅視作操練順服的材料，一旦他把世界當作目的，信仰只是手段，你就幾乎擄獲了這個人，至於他所追求的是哪一種屬世目標，也就沒什麼差別了。假如會議、宣傳手冊、策略、運動、訴求、巡迴演講，對他而言，比禱告、聖禮和行善更重要，他就是我們的人了——對這些事越具“宗教熱忱”，就越穩穩妥妥地屬於我們。瞧！這下面滿滿的一整個牢籠都是這種人。

你那同情非主流的叔叔
大榔頭 草

第8封信

親愛的蠹木：

所以你“大有把握阿蠻的宗教狂熱期已經退燒了”，是嗎？我一直認為自從他們讓郭魯伯出任校長後，魔鬼訓練學院已經墜毀瓦解了，現在，我更加放膽確定了。天啊！難道沒有人教你有關波狀起伏的定律？

人是兩棲動物——一半是靈，另一半是動物。（當年我們的父決定撤銷他對老賊頭的支持，原因之一便是老賊頭執意創造出這麼一種令人作嘔的雜種。）作為靈，他們屬於永恆的世界，作為動物，則居住在時間裡。這意味著雖然人的靈可以被引導去追求永恆的事物，他們的肉體、情感和想像卻呈持續變化的狀態，因為活在時間裡就意味著活在變化中。人追求恒常不變所能達到的最接近的景況，因此，就是波狀起伏——不斷來回跌宕在兩種層次固定的境界之間，構成了一連串高峰和低谷的經驗。仔細觀察阿蠻，你早該發現這種波狀起伏出現在他生活中的每一部門——他對工作的興趣、他對朋友的情誼、他的肉體欲求，全都起伏起伏。只要他仍活在地球上，情感和肉體的充沛與靈活期會和貧乏與麻木期交替出現。目前阿蠻所經歷的枯燥乏味、意興闌珊，並非如你自尋開心所想像的，全是你的功勞，其實這只是一種自然現象，除非你善加利用，否則不會給我方帶來任何好處。

要判定如何善加利用，你必須先弄清楚老賊頭怎樣利用它，然後反其道而行。你也許會驚訝地發現，當他致力於永久贏取一具靈魂時，所仰賴的竟然是低谷經驗多過於高峰經驗；歷史上最令他激賞的人中，不乏所經歷過的低谷遠比其他人來得深沉、長久者。原因是這樣的，對我輩而言，人基本上是食物；我們的目標是把他的意志吸攝到我們這邊來，借泯滅他的自我來擴增我們的版圖。但老賊頭所要求於人的順服則是完全不同的東西。你必須面對一項事實：說到老賊頭對人的愛，以及服事他就能擁有完美的自由，所有這些講論並非（照你樂於相信的那樣）純粹是一種宣傳，反之，乃是令人震驚的真理。他的確亟欲使整個宇宙充滿著許多以他為典範複製出來的小神，讓受造物的生命，在其微小的規模之內，趨近他的本質，並非因為他把人吸納為自己的一部分，而是因為他們的意志在自主的狀態下與他的互相應和。我們要的是肉牛，有一天可以宰成牛肉；他要的是僕人，最後變成兒子。我們要的是吸入，他要的是付出。我們是虛空的，等待被填滿；他是充滿的，並且不斷湧溢而出。我們的戰鬥目標是建立一個世界，由在地下的父把其他的生靈誘引到他那裡；老賊頭要一個世界，其中充滿生靈，聯結於他，卻仍各自主體昭彰。

這就是為什麼會有低谷經驗的原因。你必定經常訝異不解，為什麼老賊頭不多多動用他的權能，按著他所選擇的程度，隨時隨刻與人的靈魂可感可知地同在？不過，現在你該已明白，“無法抗拒”和“不可反駁”這兩項利器他是動用不得的，因為他的計畫按其本質便禁止他動用。單單駕馭一個人的意志（這是他可感知的同在，以任何輕微的、最和緩的程度臨到人，必能輕易做到的），對他而言，是無濟於事的。他不能霸王硬上弓，只能求愛，因為他有一道卑劣的想法，就是魚與熊掌兼得：他要受造物與他合而為一，卻同時保有他們的自我；因此，若一味地抹煞他們、同化他們，根本行不通。剛開始時，他或許會稍微使點力操控，但隨即幫助他們自己上路，以他的同在與他們溝通，雖然微弱，在他們的感覺裡，

卻是強而有力，同時又讓他們在情感上覺得甘甜，使他們因此可以抵擋得住誘惑。只是他從不讓這種狀態持續很久，遲早他會撤走所有的支持和誘因，若非從外在的事實，至少會從人的知覺經驗撤離。他讓受造物自立自強——在意志裡獨自履行已經趣味索然的責任。人歷練成老賊頭希望他成為的那種受造物，往往在低谷期，多過於高峰期。所以，枯乾時期擺上的禱告是他最喜愛的。我們可以用持續不斷的誘惑把痞子們拐走，因為琢磨他們是為了有一天把他們端上桌，所以他們的意志越受到干擾越好。老賊頭則無法“誘惑”人追求美德，像我們誘惑人做壞事一樣。他要人學習走路，因此必須把自己的手放開；只要這人確實有走路的意志，即使跌倒了，還是很討他的歡心。不要受騙了，蠢木。當一個人雖然不再渴慕，但仍立志要遵行老賊頭的旨意，當他環顧宇宙，發現老賊頭的每一道痕跡都漸逝了，心頭油然襲上被拋棄的疑問，然而卻還能順服，這時，我們神聖的把戲就面臨破功的危險了。

當然，低谷也為我們製造了機會。下星期我會教你一些怎樣利用低谷的絕佳點子。

你那跟隨人進入谷底的叔叔
大榔頭 草

第9封信

親愛的蠹木：

我希望上封信已把你的腦筋給扭轉過來，讓你明白阿蠻目前正在經歷的低谷期雖然讓他感到意興蕭索、枯燥乏味，這樣的經歷本身並不能使你擄獲他的靈魂，除非你懂得善加利用。如何善加利用呢？以下是我的思考所得：

首先，我發現波狀起伏中的低谷期為所有官能的試探提供了最佳機會，特別是性的試探，這或許會讓你感到驚訝，因為，當然啦，在高峰期，人的體能比較旺盛，連帶地，潛在欲望也就比較強亢；但是，請你記住，這時的抗拒力也是最高昂的。那你想用來挑起淫欲的健康與精力，也容易被用來工作、遊戲、思考或從事無害的玩樂；當人的整個內在世界是乾枯、淒冷和虛空的時候，突襲成功的機率則比較高。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低谷期的性在品質上與高峰期的有極微妙的差別——比較不可能導致人所謂“墜入愛河”那種水乳交融的境界，比較容易淪為各樣變態的行為，也比較少感染能讓人慷慨施予、富於想像、以及其他伴隨而生的屬於心靈層次的東西，是這些特質使人的性愛美妙得令我們為之氣結，其他肉體的欲望亦然。當你那痞子意興闌珊、精神疲憊時唆使他以喝酒當作止痛劑，因此使他變成酒鬼的可能性遠大於當他快樂、豁達時鼓勵他與朋友喝酒助興。切切記住，當你我在操控健康的、正常的、令人心滿意足的快樂時，就某層意義言，是自投羅網，陷入了老賊頭的地盤。我知道，透過享樂，我們俘擄了許多條靈魂。然而，這改變不了一項事實，快樂是老賊頭髮明的，不是我們。是他創造了形形色色的快樂；所有的研究迄今仍無法使我們製造出一種快樂。我們唯一能做的是鼓勵人去享受老賊頭所創造的快樂，不過必須是在他所禁止的時刻，以他所禁止的方式和程度進行。所以，我們總要盡力遠離任何可以獲取快樂的自然途徑，轉向最不自然的、最不容易令人聯想到快樂的創造者的，最不能導致真正的快樂的。不二法門是誘使人對不斷在消褪中的快樂逐次升高對它的欲求。這招數鐵定成功，並且段數高妙。擄獲人的靈魂，卻不給他任何東西作為回饋——有什麼比這更能叫我們的父開心！低谷正是這一連串陷阱的開端。

但利用低谷還有一個更好的方法；我指的是透過阿蠻自己對低谷的看法，向來如此，第一步應把正確的認識排擋在他的心思之外，別讓他懷疑有波狀起伏這定律的存在，讓他假設決志之後初期的火熱理應永遠持續下去，至於他眼前枯乾的感覺，同樣地，也是永久不變的狀態。一旦這錯誤的觀念深深嵌入他的腦海中，你就可以開始採取不同的策略了，一切端視你那痞子是多愁善感型的，動不動就陷入絕望中，或是好打如意算盤型的，可以輕易地叫他以為萬事 OK。前一型的人是越來越少了。如果你那痞子是這一型的，一切好辦多了。你只要把他和有經驗的基督徒隔離開來，（目前太容易這樣安排了！）把他的注意力導向聖經某些因斷章取義更顯得深得我心的章節，然後鼓勵他單靠自己的意志力拼命謀取對策，務求恢復舊有的感覺，照著我的建議去做，這場對決我們鐵定贏了。如果你那痞子是生性樂天的那一型，你的任務是讓他默然接受目前精神不振的狀態，漸漸地他會滿足現狀，接著說服他，讓他相信自己畢竟沒有太糟糕。一兩個星期過後，你就會讓他懷疑剛信主的那段日子自己也許太過火熱了，這時你應告訴他“凡事適可而止”。如果你能讓他思索：“宗教之為用，自有其局限”，他的靈魂就是

你的囊中物了。溫溫吞吞的信仰和完全沒有信仰一樣，都是好的，還更有趣呢！

另一個可能是直接攻擊他的信仰。當你導引他設想低谷經驗是永久性的，能否也同時說服他，讓他相信自己的“宗教狂熱期”也將像從前其他一時的狂熱一樣，不久就冷淡下來？當然，讓他從感受到“我對這失去了興趣”推論到“這是假的”，單靠訴諸理性是行不通的。正如我先前說過的，你需要仰賴的，不是理性，而是他對流行辭彙的迷戀。“狂熱期”這詞極有可能派得上用場。我假設這傢伙從前經歷過了幾個狂熱期——他們都有過這種經驗——每經歷過一個，總覺得自己比前幾回來得成熟、老到，並非因為他真懂得判斷，純粹只因過去的就是過去的。（我相信你讓他囫圇吞棗吸收了許多有關進步、發展和歷史觀點等等這類含含糊糊的觀念，並且讓他閱讀了許多現代人的傳記。這些傳記中的人物各個不都是追逐一波又一波思想熱潮的過來人嗎？）

懂了沒？別讓他想到“真”和“偽”的區辨，讓他拘泥於混淆不清的表達——“這只是一個過渡期”——“我已經越過那一切了”——更別忘了那蒙福的字眼：“慘綠少年期”，讓他覺得一切過往的執著都是青澀歲月的迷惘。

你那與人一起沉淪的叔叔
大榔頭 草

第 10 封信

亲爱的蠹木：

從歪哥處欣聞阿蠻近來結交了幾個頗有意思的朋友，而你似乎也開竅了，頗懂得逮住這機會遂行你的擄人計畫。我得來的情報說，那對到辦公室拜訪他的夫婦正是我們巴望他能結交的那類人——富有、聰明、一付頗有見地的樣子，對世界上的每一件事都抱持著一種酷酷的批判態度，據悉他們甚至還隱隱約約是反戰分子哩！不是基於道德的理由，而是出於一種根深蒂固的習慣，對任何大眾關注的焦點問題一概是嗤之以鼻，其中不免也帶了點當今流行的文藝左派那股調調。帥呆了！你還真懂得充分利用阿蠻五花八門的虛榮心，包括社交的、性的、和知識欲的。關於他們之間的進展，請務必詳細報告！阿蠻很投入嗎？我指的不是言語上的。要向交談的物件暗示自己是同黨的，巧妙地運用眼神、語調和笑容綽綽有餘。這種方式的叛逆正是你應該鼓勵的，因為阿蠻其實還搞不清楚狀況，務必讓他即使警覺到了，想打退堂鼓都已身不由己。

不用說，阿蠻很快就會發現自己的信仰和這群朋友言談間所主張的根本互相抵觸。發現歸發現，沒關係，只要能說服他儘量不要公開承認。而這點，借助於他的羞恥心、自尊、矜持加上虛榮，保證不難辦到。如此一再拖延下去，他會陷入窘迫的錯謬裡，該說話的時候，保持沉默；該保持沉默的時候，卻呵呵大笑。起初他會用動作和表情，不久也操弄起話語擺出各種諷刺和批判的態度，雖然心裡未必苟同。不過，你若好好調教他，只需一會兒工夫，他會連心裡也隨之附和了。人總是這樣子的，裝什麼，就真的變成那樣子。這才是第一步呢，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應付老賊頭的反擊。

首先，應儘量拖延，別讓他發現近來找上門的這款與“名士”交遊的樂趣其實是一種誘惑。正因老賊頭的僕羅們經常透過講臺諄諄告誡，提醒大家兩千年來“世界”一直都是口大陷阱，乍看之下，要做到這點似乎有困難。還好啦！近幾十年來，已經很少聽他們這樣囉嗦了。在現代的基督徒著作裡，我雖然讀到許多（簡直汗牛充棟！）關於抗拒金錢誘惑的教導，卻很少讀到古老的警告，教人防備屬世的虛榮，注意擇友，並且對時間的價值要有明確的認識。所有這些教導，你那個痞子也許會將之歸類為“清教徒主義”——在此容我歡呼一下，唆使人給予這個名詞負面的評價可以說是我方近一百年來最具體的勝利之一！透過詆毀清教徒精神，每年我們拯救了成千上萬的人脫離節制、守貞和生活嚴謹的桎梏。

不過，早晚阿蠻總會認清這群“雅士”朋友的真面目，這時，你的策略能否奏效，得看這痞子夠不夠聰明。如果他是個超級大笨蛋，你就讓他只有當這群朋友不在身邊時，才能體會到他們人品上的瑕疵，一旦他們出現在眼前，所有的批評隨即一掃而空。這策略奏效了，他就會被導引長時期過一種兩面人的生活，亦即同時過著兩種互相平行的生活型態。就我所知，太多人有這毛病。在不同的交遊圈子裡，不只扮演，而的確就是不同樣的人。萬一你的策略不奏效，別怕！還有一個更巧妙更精彩的辦法。即使知道自己的兩股生活彼此不協調，讓阿蠻不以為忤，反而得意洋洋。要做到這點，得靠撩撥他的虛榮心：教導他享受星期天跪在雜貨店的老闆身旁做禮拜，一想到這位沒知識的仁兄不可能瞭解自己星期六晚上慣於進出的那個充滿都會風味、以嘲諷為樂的世界，更是沾沾自喜；反之，和這

群令人激賞的文人雅士聚首喝咖啡，比賽說黃色笑話和褻瀆宗教，更是其樂無窮，正因知道自己裡面有一“深邃”、“屬靈”的世界是他們無緣瞭解的。明白吧！體面的、風雅的世俗朋友在左，拙樸的開雜貨店的弟兄在右，左右逢源的他才是完整的、均衡的，並且多樣化的人，能夠看穿他們每一個人。就這樣，雖然長期地背叛兩夥人，他非但不覺得可恥，反而感覺內心裡持續湧溢著一道志得意滿的暗流。最後，假使這些策略全失敗了，你就慫恿他違背良知繼續與這群人交遊，原因無他，跟這些人鬼混，一起喝酒，聽他們說 X 級笑話，其實是在“造福”他們啦，至於怎麼個造福法，那就莫宰羊了。若不再跟他們禮尚往來，反而顯得自己“假道學”、“沒有包容力”，而且“十足清教徒”。

同時，你當然應該預先策劃，讓這新的交遊導致阿蠻揮霍過度，入不敷出，並且疏忽了工作和母親。請好好利用她老人家的嫉妒和驚恐，以及阿蠻與日俱增的回避和暴躁，讓他們母子間的緊張對立更加惡化。這是我們無價的利器，千萬別閒置了！

你那最最熱衷於風雅的叔叔
大榔頭 草

第 11 封信

亲爱的蠹木：

心想事成嘛！看來你近日頗多斬獲。得知經由兩位新交牽線，阿蠻已經搭上了那一票人，心中竊喜莫名。這一票人根據我在檔案室偵察所得，絕對徹底可靠；譏誚人成了癮，他們喜歡從世俗的觀點對別人的宗教熱忱加以奚落、訕笑，樂此不疲。從未幹過什麼轟轟烈烈的勾當，這等人不知不覺中卻也夠格成為我父的入室之賓。你說他們是搞笑大師，該不是以為凡是嬉笑怒罵或插科打諢都是在替我方敲邊鼓助陣吧？這點有待進一步探究。

人為什麼會開懷大笑？據我看，原因可分作四類：喜樂、愉悅、說笑和戲謔。第一類經常出現在佳節前夕朋友或情人間的歡聚。成年人聚首，免不了彼此互開玩笑暖場，但以最少量的機智就能輕易地在這類的場合中製造出笑果來，顯示出這些笑話並非帶來喜樂的真正原因。真正原因是什麼？你我無從知道。類似的東西也出現在人稱之為音樂這門可憎的藝術中，同時也發生在天堂裡——或說一種屬天的經驗，彷彿旋律節節揚升，縈回不絕，這意味著什麼？你我更是無法參透。這類的喜樂對我方毫無助益，根本不值得鼓勵。再說，喜樂這討厭的現象，其本身是對寫實主義、一本正經和地獄所堅持的刻苦己身最直接的侮辱。

愉悅和喜樂關係密切，是從人類喜好戲耍的本能裡升起的一種情緒浮沫，對我方也幫不上什麼忙。當然，有時可以用來使人分神，暫時偏離老賊頭要他心無旁騖關注的感覺和事責。不過，愉悅的本身並沒有我們想要的那種牽引力。反之，他激發人行善，讓人勇氣充沛、心滿意足，陶醉在其他許多我們視之為惡的事物裡。

至於地地道道的玩笑，他啟動人察覺把毫不相干的東西扯在一起可以造成滑稽可笑的笑果，則大有用處。我所想的，基本上不是那種不雅的、狎褻的黃色幽默，這類幽默，雖然是第二流的誘惑者喜歡玩弄的伎倆，效果往往令人失望。說真的，對於情色這碼子事的反應，人可以明確地分作兩類，有些人認為“七情六欲中就色欲最需嚴肅看待”，對這種人而言，一則冶蕩的故事一旦變成笑料，就再也逗引不起他的淫念；另有些人色欲與嬉笑同時進發，且被同樣的東西所激引。第一類人拿性開玩笑，因為它讓人聯想起許多詼諧而不相干的事；第二類人刻意把不相干的事胡扯在一起，好藉故談論性。如果你的痞子屬第一類，黃色笑話根本發揮不了作用——記得剛入道時，我不知在酒吧和抽煙室裡陪一個渾小子耗掉了多少小時，（真是無聊透頂！）才搞懂這道理。先弄清楚你那痞子屬於哪一類——不過，千萬別讓他本人認清楚。

笑話或幽默之為用其實另有干涉，尤其在英國人中更是妙用無窮。英國人太過於注重“幽默感”了，以至於欠缺幽默感，比起其他任何的缺陷，都更讓人引以為恥。對英國人而言，幽默簡直就是人生莫大的恩典，隨時帶給人安慰，而且（請注意）寬宥了人一切的瑕疵。因此，它是搗毀羞恥心最最無價的工具。某人總是讓別人替他掏腰包，夠“鄙吝”了吧！然而，倘若他用一種逗趣的態度炫耀自己的作風，並且調侃他的同伴老被自己佔便宜，他就不算“小氣”了，反而成了甘草人物。懦弱是可恥的，但是用誇張的幽默和搞笑的表情渲染自己的懦弱，它就變成一種無傷大雅的笑料。殘暴是可恥的——除非那個施暴的人懂得用戲耍的方式把

自己的暴行給搬演出來。一千個淫蕩的，甚至褻瀆的笑話都不會讓人的靈魂淪落地獄，只要別讓他發現幾乎想做什麼都可以的關鍵在於，懂得讓這件事被當作笑話一椿，如此一來，非但沒有人反對，還會博得同胞們的喝采。這種陷阱的可怕性，在於你的痞子完全被蒙在鼓裡，因為生作英國人，他太看重幽默感了。誰若敢作此暗示，就會被譏為“清教徒”或扣上“欠缺幽默感”的帽子。

戲謔之妙用是這四種中最令人激賞的。首先，它非常事半功倍。只要動動腦筋，人就能開美德的玩笑，開任何東西的玩笑；任何一個腦筋靈活的人，你我都能訓練他嚼舌根，把美德糗成天大的笑話。捉狹成性的人湊在一起，笑話總是一籊筐一籊筐地出爐，其實，哪有誰真的在製造笑話，只不過一經採用嘲謔的方式，把每一道嚴肅的課題戲弄解析一番，映射自己已經發現它可笑的一面。持久下去，戲謔的習性會在這種人的身上打造出一件我所知道的最最精良的盔甲，用以敵擋老賊頭，其中又完全沒有潛藏在其他逗笑因數中的危險成分。戲謔與喜樂相差十萬八千里；它使人的知性僵化，而非敏銳；以嘲弄互相取樂的人彼此之間毫無溫情可言。

你那最愛搞笑的戲劇大師叔叔
大榔頭 草

第 12 封信

亲爱的蠹木：

看來，你進步神速。我只是擔心你吃緊弄破碗，為了儘快擄獲阿蠻，反而讓他清醒過來意識到自己真實的處境。他的處境是什麼，你我當然了若指掌。不過，別忘了，千萬得讓他有截然不同的認知。務必轉移他的航向，這點我們算是辦到了，他已偏離了那環繞著老賊頭的航道，然而必須讓他以為導致航向變更的步步抉擇都是無傷大雅的，都有轉還的餘地。絕對不容許他懷疑自己正在掉頭離開太陽，朝外太空最冷肅、陰暗的地域前進，即使速度奇慢無比。

因此，聽說他仍經常上教會，還領受聖餐，本人反而龍心大喜。這當中有危險，我當然知道，不過，總勝過讓他意識到自己已截然有別於剛成為基督徒的那幾個星期。只要他外表仍維持著基督徒的行為習慣，你就能讓他以為雖然結交了一些酒肉朋友，也染上了一些找樂子的嗜好，自己的屬靈狀況卻是與六星期前毫無兩樣。只要他持續這麼認為，我們就不必面對一個棘手的局面，那就是有具靈魂竟然對自己一項具體的罪充分體察，並且公開懺悔；我們只需因應他那模模糊糊的、略帶點不安的感覺，覺得自己近來似乎有點不對勁，有點脫軌。

這種若隱若現的不安需要小心對付，如果任由它劇化，會把阿蠻給驚醒，我們的整套把戲就穿幫了。但是，若你完全壓抑它——不可能，因為老賊頭隔不久就會出面干預——我們也就失去一個可以扳回一城、反敗為勝的著力點。容許這種感覺存在，卻不讓它變得不可抗拒，進而發展成真正的感覺，就會導致一種絕妙的局面。它會使阿蠻越來越不願去思考跟老賊頭有關的事。其實，有誰無時不刻喜歡這樣？剛好相反啦，尤其當想到老賊頭就牽涉到面對罪，牽涉到讓原本像團雲霧般遊移在意識邊緣的罪變得格外鮮明，這樣的不情不願更會加劇十倍。處在這種光景中的人恨惡每一道會讓他想起老賊頭的意念，就像人在經濟窘困時討厭看到銀行存摺一樣。落入這種光景，你那痞子雖不至於完全輕忽，但會越來越不喜歡履行各樣信仰的義務。事先，在不損及顏面的範圍內，他會儘量規避，不去想它們；事情過了，隨即將之拋諸腦後。幾個星期前，當他禱告時，你必須千方百計“誘惑他”，才能叫他關注那些子虛烏有的事，叫他漫不經心。現在呢？你會發現他向你張開雙臂，幾近乞憐地要你讓他的心麻木，讓他分神，不再過度專注於屬靈的目標。他會“渴望”自己的禱告無效，因為他所懼怕的正是與老賊頭有真實的接觸。他要的是讓瞌睡蟲大行其道。

這樣的光景一旦奠定，漸漸地，你就不必費心利用官能的愉悅去誘惑他。當不安以及不願去面對不安使得他越來越與真正的快樂絕緣，當成了習慣使得虛榮帶來的快感、亢奮和張狂剎時變得不再刺激、好玩，卻又像雞肋一樣棄之可惜（真棒！習慣就這樣替我們扼殺了快感），你會發現隨便任何事或沒有一件事能夠吸引住阿蠻游離不定的注意力，你不再需要用一本好書、一本他真正喜歡的書迷住他，讓他不禱告、不工作、廢寢忘食；昨天報紙上的一欄廣告就綽綽有餘了。你可以讓他浪費時間，不僅僅跟自己喜歡的人閒扯，而且與他根本不在乎的人談一些趣味索然的課題，也可以耗掉大半天。你會使他一長段時間無所事事，夜深了還不睡，不是在外當孤魂野鬼，而是在一間冷颼颼的斗室裡瞪著已滅的爐火發呆。所有有益於健康的戶外活動，我們要他一概避免，他也樂得放棄，並且“不以其

他事”取代。所以，咽下最後一口氣的時候他會說，就像我的一個痞子下地獄來時說的：“現在我終於恍然大悟了，原來自己大半輩子所做的都不是我應該或喜歡做的事。”基督徒形容老賊頭：“沒有他，一切就失去了威力”，其實，“虛無”最有威力，它的威力大到能夠竊取一個人的黃金歲月，不是去浪費到甜甜膩膩的罪中，而是讓自己的心思像風中殘燭一樣，在一些有的沒有的、不知何以致之的事上晃來蕩去，在一些令人好奇的猥瑣事上半醉半醒地尋找滿足，終日渾渾噩噩，東摸摸西逛逛，百無聊賴時吹吹口哨，全都是自己討厭的曲子，或者沉溺在深邃的、暗昧的幻想迷宮中，卻又缺乏足夠強烈的色欲或野心讓自己從中獲得快樂，只不過偶然間興起遐想，而作為哺乳動物的他意志薄弱、腦筋霧煞煞，也就無力自拔了。

你會說這不過是些小罪；毋庸置疑，像所有年輕氣盛的勾魂者一樣，你渴望能夠報告一些有看頭有厘頭的劣跡穢行。但請記住，唯一要緊的是怎樣把人跟老賊頭隔絕開來。罪再小都無所謂，只要累積的效果能讓人背離光，進入虛無裡。殺人並不比牌戲強，如果牌戲也能小兵立大功擄獲人的靈魂。的確，通往地獄最穩妥的路是漸進的——坡度平緩，走起來松鬆軟軟的，舒服極了，沒有突然的轉彎，沒有里程碑，沒有路標。

你那最能體貼人的軟弱的叔叔
大榔頭 草

第 13 封信

親愛的蠹木：

看起來，你真是稱得上滔滔不絕、短話長說。其實說了老半天，就只一句，那就是，你讓那個阿蠻從指縫間給溜走了。這下子事態可嚴重了，而對於你的無能所帶來的苦果，我實在無法說服自己幫你開脫。是你自己說的，阿蠻悔過知新，徹底投靠在敵營“恩典”的旗幟下，這是場足令戰局狂瀉千里的敗仗，足以導致阿蠻他再度投奔敵營——甚至可能比頭一次還更徹底洗心革面。

你早該知道，這種阻止你在阿蠻的回頭路上繼續引誘他的致命武器是出了名的把戲。這是老賊頭最刁鑽的武器，常常在那賊頭以詭譎莫測的方式直接親近任何痞子時，一步步展現它的威力。這些人甚至一生都被它給護圍住，讓我們毫無下手的機會。

至於你闖的禍，你所犯的第一個錯就是允許阿蠻讀他真正喜歡的書，也就是說他讀那本書是因為確實喜歡那本書，而不是為了向新交的朋友炫耀自己的機智與才學。其次，你居然眼睜睜地任由他到古棧去溜達，並且還在那品茗——也就是讓他在鄉間漫步，並且享受踽踽獨行的滋味。換句話說，你任由他盡情享受這兩項正面的樂趣。你怎麼會無知到對其中的危險毫無警覺？痛苦與享樂的特徵就是，它們是這樣的真實，以致讓身臨其境的人了於心，彷彿試金石在握，因此知道何謂現實，即刻回到現實。所以說，要是你想使阿蠻像拜倫筆下的哈洛得或者歌德筆下的維持一樣，浪漫地在幻想中自憐自艾毀了自己，那麼你就應該不擇手段使他無法感覺任何真正的痛楚；因為，話說回來，只要足足五分鐘的牙疼，就能夠使他們覺悟自己無病呻吟的荒唐，並且識破你所有的計謀。既然你想用俗世的方法設計你的阿蠻，哄騙他要以虛榮、忙碌、譏諷以及奢華等等作為人生至樂，你怎麼會糊塗到忘記了萬萬不可讓他接觸這些真正的樂事？難道你看不出來，這樣反而會突顯出你灌輸他的只不過是些膚淺的價值觀？而那本書和漫步所給他的是一種最危險的樂趣？這樣會使你蒙在他感性上的那層厚繭剝落，使他心生回到家找回自己的感覺？使他遠離老賊頭的第一招，就是要先讓他迷離自己，而你也已經有所斬獲。不過，這下子，似乎前功盡棄了。

我當然知道老賊頭希望那些人能離棄自我，但是他用的方法截然不同。可別忘了，老賊頭可是真心喜愛那些人渣的，還十足荒謬地把他們一個個當作獨一無二的寶貝看待。他口中所說要他們放棄自我的意思，其實不過就是希望他們擺脫自我意志的攪擾，不再以自我為中心；一旦他們真的做到了，老賊頭還真的又把他們的人格還給他們，並且誇口說（他這話可是當真的很）只要他們完全順服他，就更能找到自我。因此，他一方面樂於見到他們把自己一些其實不傷大雅的私念獻祭給他，另一方面，卻極不樂意見到他們為了其他原因違逆了自己。這正是我們可以慫恿人的地方。每個人最根深蒂固的喜好與欲望就是老賊頭當初安置在他心中的生命原質。所以，只要把他們和這些原質隔離開來，就在勝利之路上邁進了一大步；即使在一些無關緊要的事物上，也要用現世、通俗或者正在流行的風尚取代這個人真正的喜好與欲望。我自己就曾在這些方面下過工夫。我的原則就是，要把我那痞子日常生活中任何不能算是罪的個人嗜好，即使只不過是打打球、集集郵或者喝杯可哥等等，都一律加以剷除。這些事情，我向你打包票，根本無關痛癢；我擔心的只是他們所營造出的那股純真、謙卑以及忘我的意境。一個真

心誠意、無所為而為地享受生命中的事物，並對他人看法毫不在乎的凡夫俗子，對某些我們精心規劃的計謀最有免疫力。你應該千方百計使你的阿蠻為了所謂最“優秀”的同伴、最“適當”的食物，和最“重要”的書籍，甘心放棄自己真正喜好的同伴、食物和書籍。我認識一個人，就因為嗜吃牛百葉和洋蔥，而成功地抗拒了角逐社會地位的誘惑。

我們得想辦法扳回眼前的頹勢。最重要的就是要先阻止他付諸行動。不管阿蠻多重視這次的悔改，只要他不付諸行動，就不會形成大礙。就讓這小子沉醉在悔改中。如果他想要有所作為的話，不妨讓他寫本書發洩發洩；通常來說，這是打壓老賊頭植在人類靈魂裡面那粒種子的最佳途徑。可以讓他任意發揮，就是不能讓他付諸行動。只要他不付諸行動，不論在他腦海裡或情緒上有多虔誠，都對我們毫髮無傷。有個傢伙曾經說過，反復操作足以增強積極的習慣，削弱消極的習慣。只要他心裡常有所感動而無所行動，那麼他付諸行動的機會就越來越渺茫，並且長遠說來，他的感動也會越來越淡薄。

你那珍惜自我的叔叔
大榔頭 草

第 14 封信

親愛的蠹木：

♂你上回信中最值得我方警惕的是，那痞子竟然不再像剛投奔敵營時那樣動不動就信誓旦旦地立下這個那個志向。我得到的印象是，他不再昂揚地應許要全生奉守基督徒的美德；甚至也不再期望一生有“恩典”相隨，頂多只希望有足夠的力量去抗拒日常一樁樁小小的試探！這種轉變其實對我們很不利。

我看目前只一件事還可以有所作為。你那阿蠻已經變得謙虛起來了；你引誘他自己注意到這件事沒？只要那些痞子們一注意到自己還真有些美德，那我們可就有見縫插針、遇洞灌水的機會了，尤其是謙虛這回事。可要把握住那痞子在靈裡確實表現出謙卑的時機，然後暗地裡誘惑他躊躇滿志地誇獎自己“太帥了！我還真謙虛”，這下子傲慢（驕傲於他自己的謙虛）就會一躍而出。如果他對此有所警覺，還想抵擋這股傲慢，那就叫他再為自己居然還能夠抵擋傲慢而感到自豪，就這麼一路跟他盡情地纏鬥下去。但是，切忌不可久戰，久戰之後反而會喚醒他的幽默感，他會知道適可而止，對你一笑置之，倒頭去作他的瞌睡蟲。

不過，讓他專心注意自己的謙虛，還另有妙法。需知老賊頭就是利用謙虛和其他所謂的美德，使那些痞子不再只顧自我，反而能兼顧那賊頭和周圍的鄰舍。其實到頭來，一切所謂的卑微和自謙都是以此為唯一目的；只要他們還做不到這地步就對我們無啥大礙；但是，如果痞子們的注意力都放在自己身上，那就反而是我們的利多，而更大的利多就是，讓痞子的自卑自棄成為輕蔑別人的跳板，進而使他整日愁眉深鎖、尖酸刻薄和冷酷無情。

所以你一定得用盡心機讓那痞子忘記謙虛的真貌。讓他以為謙虛不在於忘我無私，只在於對自己的才能和特質採取一種特殊的觀點（主要就是輕蔑）。我想，阿蠻確實有些才能。設法讓他以為謙虛就是要認為這些才能的價值比自己所想的還要低。無疑地，這些才能的價值的確比他自己所想的還低，但是重點不在這裡。重要的是，要讓痞子們重視某一觀點過於它的真正價值，如此一來，就將虛謊和作偽添加進原本有可能成為美德的事物當中。結果，成千上萬的俗人認定所謂謙虛就是，美女要認為自己是醜女無鹽，智者要認為自己是愚人張三。而痞子們所持守的觀點，有時顯然是荒謬無稽的，根本與實情不符，於是乎，我們就有機會誘使他們的心思一直圍繞著自我打轉，想要構築那根本不可能的。要想揣測老賊頭的策略，就得先看穿他的目標。老賊頭一心想要使那些痞子具有這樣的胸襟，即使他們能夠設計出世上最好的教堂，並且自知那是世上最好的教堂，然而不論建造那教堂的是他自己或別人，他都能夠與有榮焉，感到莫大的喜悅。到最後，老賊頭希望他能夠不再拘泥於自我，以至於能夠滿懷感恩為自己的以及鄰舍的才能——甚至為了日出、大象，或者瀑布而感到歡欣。就長遠而言，他希望每個人都能夠明白所有受造物（甚至他自己）都是滿有榮光、精彩絕倫的事物。雖然他想要儘快剷除痞子們心中獸性般的自愛；但是，我認為老賊頭的長程計畫是要在痞子們心中重建一種嶄新的自愛——就是要對所有凡人（包括痞子們自己）都抱持一股仁愛與感激之心；一旦他們真學會愛鄰舍如同愛自己，也就能夠愛自己如同愛鄰舍了。千萬不可片時或忘老賊頭最令人作嘔與費解的特徵，那就是他還“真的”心愛他創造的那些無毛的兩足動物，並且對於從他們身上挪走的任何東西，

老賊頭總是左手取右手還。

因此，老賊頭念茲在茲的就是要使這些俗人一點不要以自己的身價為念。他情願這些俗人自視為才華洋溢的巧匠或者詩人，以至於達到忘我的境界，而不願意他們殫精竭慮地貶抑自己的才華。所以說，你想要把虛榮心或者假謙虛灌輸給阿蠻的作法，正好卯上了敵營的文宣戰，對方旗幟鮮明所想標榜的就是，要痞子們認為任何人都不可將自己的才華劃地自限，因為所有的人都能夠盡己所能突破現狀力求上進，而不需顧慮眼前的身價。你可得不計任何代價把這些勉勵的話從痞子們的腦海裡給剔除掉。老賊頭想必也會在痞子們的心頭灌輸一些他們表面上奉為主臬，感覺上卻無法真切體會的教義——這教義指出他們不是自己創造出來的，亦即他們的才華是老賊頭恩賜的，為自己的才華而沾沾自喜跟自誇發色漂亮同等無聊。老賊頭的目的就是要用盡心思和各種方法，讓痞子不要再計較這些事情，而你的責任就是偏要讓他們只醉心這些事情。甚至關於阿蠻的罪，老賊頭也不要他太憂心忡忡：只要痞子一旦悔改，能夠越快不再處處以自己為念，這才是老賊頭樂於見到的。

你那最最謙卑以致自我嫌棄的叔叔
大榔頭 草

第 15 封信

親愛的蠹木：

我當然注意到了，凡人對歐戰（他們天真地稱之為“大戰”）的感覺正進入一種麻木的階段，而對痞子們心裡的焦慮也相對地平息下來，這一點我絲毫不意外。我們的立場到底是要樂觀其成，還是要另起爐灶興風作浪？不論痞子們心存恐懼戰兢，或者冥頑自信，都有可乘之機。兩者之間如何作選擇倒是煞費周章。

凡人都是活在時空中，但是我們的對頭卻把永生應許給這些痞子。我推想那賊頭有意要他們留意兩件事情，一件就是永生，另一件就是他們稱為“當下”的時刻。因為當下就是時間與永恆的交會點。只有在當下的經驗中，凡人才能稍微體驗到類似那老賊頭對真實的完整把握；痞子唯有在當下才能感受到自由與實在。因此，老賊頭希望痞子們持續地關切兩樣東西：專注於永恆（也就是老賊頭）或者當下——也就是專注於與老賊頭的永恆合一或隔絕，或者順服良心在當下的呼喚，背起當下的十字架，接受當下的恩典，為當下的喜悅獻上感謝。

我們的當務之急就是使他們離開永恆和當下越遠越好。為達此目的，有時候不妨引誘凡人（譬如說寡婦或者學者吧），讓他們沉溺於過去。但是這種效果也有限，因為他們對過去或多或少都有些認識，並且過去也有其不變的本質，因此就某種程度言也近乎永恆。因此，更好的作法就是讓他們活在未來。基於生物需要，凡人所有激情的焦點早已集中在未來，因此，對未來的憧憬一下子就會點燃他們心中的希望與恐慌。另外，由於對凡人而言，未來是不可知的，於是咱們在誘使他們對未來產生種種憧憬的時候，也就陷他們於虛妄當中了。換句話說，在一切事物中，未來和永恆最截然不同。未來是時空中最無法捉摸的一段——過去已經冰凍起來而不能再有任何變動，當下則被永恆的光焰所燃亮。因此，我們所鼓吹的那些攪亂人心的思想，例如創造進化論、科學人本主義以及共產主義等等，都讓人把熱情的焦點放在那最不確定的未來。因此，幾乎所有的妄念都植根於未來。感恩的心本於過去，仁愛的心專注於當下；恐懼、貪婪、色欲以及野心則著眼於未來。不要誤以為色欲是個例外。當下的快樂一湧現，罪（咱叔侄的最愛）就成了過眼雲煙。對我們而言，快樂只不過是使我們感到悵然若失的過程之一，如果我們能把快樂抽離出來，而又能把罪給保留下來，那就太美妙了；快樂是那老賊頭想的點子，所以能夠在當下體驗，而我們所鼓吹的罪則是著眼於未來。

其實，老賊頭也希望凡人想想未來——然而不過是為了要計畫明天有哪些善行義舉是自己該盡的義務。為明天的善行義舉作計畫是今天的責任；即使所計畫是未來的事情，這些責任就和所有其餘的責任一樣，都是當下的責任。要把這兩者分辨清楚的確得費點工夫。那賊頭可不希望凡人把全副心力都放在未來，一股腦地栽進去。這反而才是我們求之不得的。賊頭的如意算盤是希望那些凡人在為下一代辛勤的工作一天之後（如果這就是他的職責），能夠拋開凡塵之事，專注於天上的事，並且能立即回應自己眼前的遭遇，進而產生忍耐等待或者感恩的心。但是咱們則希望凡人都被未來壓得喘不過氣——不是癡迷於那即將臨到的天堂異象，就是為地球即將淪為地獄而惶惶不可終日——而如果我們能夠誘使那些俗子真以為靠他自己就可以達到前者或者逃離後者（端視那痞子是否相信自己所崇奉的在不可知的未來能夠實現而定），那麼他就會如我們所願的，把老賊頭關於

當下的命令，拋諸腦後，棄如敝屣。我們的崇高目標是要整個人類都為了追逐那飄渺的彩虹而殫精竭慮，無暇顧及眼前的真誠、仁慈或者幸福，而且一直把自己當下所擁有的各種恩賜，都堆在祭壇上獻給虛無的未來，用一把火給燒個精光。

所以，總而言之，與其讓你那阿蠻活在當下，倒不如讓他所有的心思都為這場戰爭而憂心如焚或信心滿滿（或憂或喜都無所謂），其他各方面也都要比照辦理。但是所謂“活在當下”滿曖昧不明的，它的某層含意說不定也是和憂慮一樣跟未來有所掛鉤。你那阿蠻若預料到自己前途黯淡，以致屈膝祈求面對困境的膽識，並且專心一意於當下，因為這是所有的責任、恩典、知識以及喜樂所由自，那麼對我方而言，他的境況可就不樂觀了，你就應該立即發動攻擊。值此之時，應該讓我們的文宣武器發揮其無堅不摧的威力，提醒他要“自我陶醉”。當然，話說回來，他之所以能夠“活在當下”，多半不是因為上面這些理由，而只不過因為他身強體健，並且有份自己喜歡的工作罷了。這種現象對這些凡人來說，是最自然不過的了。雖然如此，如果我是你的話，就硬要從中破壞。任何自然而然的的存在樣式，都會對我們不利。更何況，這些凡夫俗子憑什麼能快活地過日子？

你着眼於未來的叔叔
大榔頭 草

第 16 封信

親愛的蠹木：

你上封信輕描淡寫地提到阿蠻還在繼續上教會，而由於他已經歸順敵營，所以只固定去一間教會，此外，他對那教會並不十分滿意。我倒要問問你，打算怎麼辦？你怎麼沒有向我報告阿蠻堅持留在教會的原因？你難道不知道，除非他對此漠不關心，否則就大事不妙了？你應該心知肚明，如果無法阻止痞子繼續上教堂，那麼至少也要讓他四處奔波尋覓那最“適合”他的教會，直到他變成對教會品頭論足的行家。

這道理很簡單。我們的第一原則就是要無情地打擊教區教會，因為教區教會是以地區，而不是以個人喜好為號召的團體，所以能夠彙聚各種階層和不同性格的人成為一個團體，這正是那老賊頭朝思暮想的所謂合一。另一方面，所謂會眾制度則足以使得教會變得像是社團一樣，如果一切進展順利的話，到最後就會搞派系或者內哄。其次，尋覓最“合適”的教會會使阿蠻變得很挑剔，而那賊頭卻癡想他能虛心學習。賊頭妄想坐在教會裡的信徒懂得對虛假與無意義的事不遺餘力地加以分辨抗拒，但是對於教會餵養的所謂教導卻絲毫不假思索照單全收。（瞧瞧這老賊頭多不入流，多不屬靈，簡直就是庸俗到底！）這種對我們來說最要命的心態，會使痞子把小賊們在臺上講的陳腔爛“道”都當作金玉良言來聽。要是痞子都以這種心態來聽道或讀書，我們就沒得混了。所以，拜託你越快打起精神來越好，挑撥阿蠻馬不停蹄地在附近幾個教會輪流遊走。老實說，我們對你到目前為止的表現並不太滿意。

我已經在辦公室的檔案中，查出兩間離阿蠻最近的教會。它們各有不同的主張。第一所教會的牧師長久以來一直在降低對信仰的堅持，目的就是要迎合那些信心不堅以及冥頑不靈的信徒，如今是他使教區內的信徒對他膚淺的信心張目瞠舌，而非反過來的情況。他已經使得許多基督徒在信仰的路上跌得鼻青臉腫。而他主領崇拜的方式也同樣令人拍案叫絕，為了減輕信徒的“負擔”，他不但放棄使用經課以及伴隨的詩篇，現在甚至不知不覺地，只是反覆地使用他自己喜歡的 15 首詩篇和 20 來個講題。所以我們大可放心，那小賊和他的會眾不再能從聖經裡面更進一步地認識任何真理。話說回來，你那阿蠻是否已經蠢到可以加入這個教會，還得煩你再多下些工夫。

我們在另一個教會還有個叫姚旦的牧師。痞子們都被姚旦的觀點弄得七葷八素，想不透為什麼他一下子偏向共產黨，一下子又偏向宗教狂的法西斯主義；一會兒像是學究，下一會兒又想要推翻人的理性；前一天還對政治十分狂熱，隔天卻又說世上所有的國家都一律“要遭報應”。我們當然清楚得很，其中的關鍵就在於仇恨。這個小賊講道的心態是，非得使自己的父母和朋友感到一陣陣的驚嚇、痛楚、困惑或者羞辱不可。只要這些人能夠聽得懂的講章，對他來說都是索然無味的，如同一首平淡無奇的詩。在他裡面有著一股令咱們孜孜竊喜的欺世心態；我們正在調教他，當他口裡說：“教會所深信的是”的時候，其實心裡正要說的是：“我最近在哲學家馬利坦，還是某人的書上讀到的是”。不過，我可要警告你，這小賊的致命傷是：他真的相信老賊頭。對這一點我們目前還束手無策。

然而，這兩所教會還有一個共同的優點：它們都是鬧派系的教會。我記得曾經告誡過你，如果你那阿蠻非得上教會不可，那麼就該讓他積極地和教會的某個

派系攪和在一起。我說的可不是什麼教義之爭；對於那些教義，他越沒興趣越好。況且，我們主要不是靠教義掀起派系間的敵意。真正精彩的是，挑撥主張用“彌撒”的那派和主張用“聖餐”的另一派之間的敵意，雖然他們兩方對胡克爾（Hooker）與阿奎那斯（Thomas Aquinas）的說法之間有何差異，根本都還一頭霧水。而任何無關痛癢的枝微末節，例如蠟燭、服飾以及其他什麼東東來著，全都是我們可以下手攪和的好藉口。我們成功地使痞子們忘記保羅那討厭鬼關於食物和其他瑣事的教導——也就是，在良心上無拘無束的痞子要處處顧念那些良心軟弱的痞子。若不是我們的成就，你還真會看到痞子們照樣遵行呢。你會看到不那麼重儀式的“低派”教會行禮如儀，以免使良心軟弱重儀式的“高派”教會變本加厲注重繁文縟節，而那“高派”教會也同樣會知所節制，以免使得“低派”教會轉而崇拜偶像。要不是我們永無止盡地努力，他們還真的會做得到這點呢。若非我們從中作梗，英國教會各種不同的傳統也許就會成為孕育恩慈與謙卑的溫床啦！

你那熱衷於製造派系的叔叔
大榔頭 草

第 17 封信

親愛的蠹木：

你在上封信中以輕蔑的口吻提到，貪吃乃誘捕凡人痞子的絕招之一，充分暴露出你實在無知。過去這一百年間，我方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使凡人的良知對這個議題感覺麻木了，所以目前在整個歐洲，幾乎沒有任何講道或任何痞子還會以此為念。這主要得歸功於我們把進攻策略的主軸放在講究精緻美食，而不放在食量的多寡上。我從檔案裡知道，你那阿蠻的母親，就是一個好例子，想必你也從蠹伯那裡略知一二。我真希望她有一天猛然驚覺，原來自己一生都被這類的感官享受所捆綁著，正因所涉及的只是微量的飲食，自己才毫無所覺。只要我們能利用凡人的口腹之欲，成功地挑起種種牢騷、急切、無情和自私的心態，那麼又何必計較量的多寡？蠹伯可真把這老太婆玩弄于股掌之間。對款待她的女主人和傭人來說，她絕對令人頭痛。她老是謝絕端上的飲食，並且帶著微笑故作靦腆地歎口氣說：“啊，好，好……其實我只想喝杯茶，要淡一點，但是不要太淡，加上一小小片烤得很脆的吐司。”瞭解了吧？因為和主人所預備的比起來，她所要的東西實在不多，也比較便宜；因此，她堅持要自己想要的東西的癖性，不管對別人來說有多麻煩，從來就不會被認為是貪吃。當她放縱自己口腹之欲的時候，還真以為是自己的節制呢。在爆滿的餐廳裡，她會對著工作過度的服務生端上來的餐點驚呼一聲，然後說：“阿，太多了，真的太多了！端回去，只要給我四分之一就夠了。”如果有人不同意，她會說這麼堅持只是避免浪費；其實，她這麼堅持的真正原因是，我們在她心裡灌輸的精緻美食觀念正在作祟，使她無法忍受自己面前的食物超過自己想要的份量。

蠹伯多年來默默地、不著痕跡地在這位老太婆身上所下的工夫，如今終於從她整個生活都為肚腹所挾制上，看出其可貴的成果。這個女人所抱持的是我們所謂“我要的只不過爾爾”的心態。她所要的只不過是一杯好茶，或者一個煮得恰恰好的雞蛋，或者一片烤得剛剛好的吐司。但是她總覺得沒有傭人或者朋友，能把這些簡單的事情做得“恰到好處”——因為她所說的“恰到好處”裡面，隱藏了她吹毛求疵所要達到的標準，而這標準卻是她自己記憶深處對曾經享受過的美味的懷念；她所謂的過去的“那段找得到好傭人的日子”，但是就我們所知，她的味蕾在那些日子其實比較容易得到滿足，並且她還有別的嗜好使她不會那麼獨鐘飲食。如今，日積月累的失望使得她的脾氣越來越壞：廚子一個個求去，而朋友也日漸疏遠。只要老賊頭一開始讓她自省是否過分熱衷於飲食，蠹伯的對策就是，讓她心想自己並不在乎吃什麼，只是“希望拿些好的東西給孩子吃”。當然，她自己過度的要求正是多年來使他無法享受家居樂趣的主要原因之一。

注意，你那阿蠻可是有其母必有其子。你在其他陣線埋頭苦幹的同時，千萬別忘了在貪吃方面也得暗暗下點工夫。身為男人的他不太容易被“我要的只不過爾爾”這種藉口給糊弄了。引誘男人貪吃的最好策略就是挑撥他的虛榮，要讓他們自認為是美食專家，並且沾沾自喜於已經發現哪家牛排館烹調得最“恰到好處”，如此一來就可以把虛榮漸漸轉化為癖好。但是，不論你採用什麼方法，最高的境界就是要使阿蠻一離開任何癖好（不管是香檳或者熱茶、燒鰻魚或者香煙）就“停擺”了，這樣一來，阿蠻的愛心、正義感和服從心就全都隨你擺佈了！

光是暴飲暴食絕對比不上講究精緻美味。前者的主要功用就是為我們摧毀阿蠻節制的美德先行攻堅。在節制這方面，以及其他方面也一樣，要讓阿蠻的心裡面不斷保持一種屬靈的假像。絕對不要讓他注意到生理問題。始終要讓他以為是驕傲或者缺乏信心使他落入你的陷阱；其實，他只要稍微回想過去 24 小時吃喝的東西，就會明白你到底是怎麼把他撂倒的，而只要稍微在飲食上節制一點，就能化解你連綿不斷的招式。如果他非要朝生理節制方面去思想，那麼就灌輸他我們在英國人身上成功運用的大謊言，也就是讓他真以為過量運動以及隨之而來的疲勞，特別有益於克制欲望。其實，只要看看那些水手和士兵令人側目的縱欲表現，我們心中自然就會懷疑痞子怎麼可能相信這勞什子想法。不過，我們可以利用學校的訓育人員替我們散佈這些謊言——這群人鼓吹要運用各種競賽來培養節制，其實是利用節制作為舉行各種運動競賽的藉口。其中原委實在太過複雜，不便在此詳述。

你那大力推廣精致美食的叔叔
大榔頭 草

第 18 封信

親愛的蠹木：

即使郭魯伯當家，你在魔鬼訓練學院必定學過性誘惑各樣慣用的伎倆。既然對我們這些沒有肉身存在的鬼魔而言，性這課題其實蠻無聊的（雖然是訓練課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此我將按下不表。不過，牽涉到性的一些較為廣泛的課題，我認為尚有許多你該學的。

老賊頭對人的要求以一種兩難的方式出現：完全的禁欲或者不折不扣的一夫一妻制，兩者只能擇其一。打從我們的父成功地引誘夏娃之後，已使得人極難做到前者，後者呢？由於我輩的努力，過去幾世紀以來，已逐漸失去了它作為人生避風港的功用。透過詩人和小說家，我們說服人們相信：那奇特的，通常極其短暫的經驗，人稱之為“戀愛”的，是婚姻唯一值得尊敬的基石；婚姻可以，並且也應該，使這種令人亢奮的激情維持於不墜；一個無法使激情存續的婚姻不再具有約束力。這道謳歌愛情的觀念是我們向老賊頭學來的，只是學走了樣，變成拙劣的模仿。

地獄的整套哲學建立在一則格言上：彼非此也，己豈他者哉？物與物間，人與人間涇渭分明。我的好是我的好，而你的好是你的。甲之所得必為乙之所失，甚至無生物個體之完成也借著從它所佔據的空間把其他物體排斥在外；如果它想擴張，就得把其他物體斥逐開去，或者將其吸納成自己的一部分。同樣的生態也適用於人的自我建立。獸類靠吞食來攝取他物；至於我輩，這意味著由強者吸攝弱者的意志和自由。“生存”意味著“競爭”。

老賊頭的哲學孜孜不倦追求的，恰恰正是如何規避這道昭然若揭的真理。他以一根本的矛盾作為鵠的：萬物紛繁多樣，卻又相互涵融，歸本於一。我的好也就是他者的好。他把這不可能存在的狀態稱作“愛”，這枚單調的萬靈丹，你我可從他一切所行的事，甚至他的一切所是，或他自己宣稱的所是中，找到痕跡。不滿足於僅僅作為一個純數位化的“萬本歸一”，他於是宣稱自己是三，同時也是一，好讓這項關於愛的無稽之論可以在他三位一體的本質裡找到立足點。在創造的另一端，他則把那卑劣的發明——有機體——引進物質裡，讓作為部分的個體悖逆競爭的天然宿命，彼此相輔相成。

他將性設定為人類繁衍種族的方法，真正的動機是什麼從他如何利用性加以觀察，立見分曉。從我們的觀點看，性可以是無所為而為的一派天真，可以只是讓強者獵捕弱者的另一種形式——就像，是的，就以蜘蛛為例，雌蜘蛛在完成交配之後就把雄蜘蛛吞吃掉。但在人類身上，老賊頭卻憑空地以性欲作為男女之間情愛的系引，也讓因此繁衍出來的後代倚賴父母，並且賦予父母承接親職的本能，從而建立了家庭。這一種人的組合，就像有機體一樣，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每個成員各具特色，卻又同時以一種更清明的意識和責任心緊密結合在一起。家庭這玩意兒，事實上，證明是老賊頭的又一個巧妙的設計，為了讓愛能夠存續。

接下來談談一則笑話。老賊頭把夫妻形容作“骨中骨，肉中肉，成為一體”，注意，他可沒說是“一對享受婚姻快樂的佳偶”，或者一對因彼此戀慕對方而結合的“佳偶”。你要讓人完全漠視其間的差別，並且讓他們忘記那個名叫保羅的使徒並未把“成為一體”單單局限在結合的夫妻上。對保羅而言，單單性交就構

成了“成為一體”。讓人漠視這些，就能使他們把純粹只是對性交的真正意涵如實的描述讀作對“愛情”的謳歌。其實啊！只要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交媾，不管雙方是否情投意合，他們之間就建立起一種超越的關係，這層關係一旦建立，就必須永遠享受或者一輩子忍受。有了這層超越的關係——如果人順服地進入這種肉體合一的關係——往往就因此產生了溫情和家庭。從這項符合事實的陳述，你可以導引人推衍出一項與事實不符的理念：揉和著溫情、懼怕和欲望，人稱之為“戀愛”的經驗是使婚姻幸福或神聖化的唯一因素。要製造這種錯誤的觀念並不難，因為在西歐，戀愛的確經常發生在遵循老賊頭的設計所締結的婚姻之前，在這樣的婚約裡，夫妻二人協議要彼此忠誠，繁衍後代，並以善意相待；正如宗教的感動經常，雖未必總是，伴隨著一個人的悔改得救一樣。換言之，你我應該鼓勵人類把遭到過度渲染和歪曲的愛情，視為婚姻的根基，雖然依據老賊頭的應許，愛情其實是婚姻的產物。如此一來，兩種有利於我方的現象會隨而發生。其一是，那些不具有禁欲恩賜的個人會因此怯于以婚姻作為滿足性欲的解決之道，只因並不覺得自己“墜入愛河”。而且，由於我們居中作祟，他們似乎覺得因愛情之外其他的動機結婚是下流的，令人瞧不起的。是的，這就是他們的想法，他們認為存心對願與自己同心協力的伴侶信守忠誠，為了純淨的性和生命的代代相傳而結婚，比一場狂風驟雨似的激情來得卑下。（別忘了也要讓你那痞子對婚禮的繁文縟節感到厭煩，這樣，人間便充滿許多擁抱愛情遐想卻欲望無法獲得滿足的王老五了。）其次，任何性的迷戀，只要意在結婚，就被冠上“愛情”的雅號，而“愛情”又被尊崇到一個地步，可以因此寬宥一個男人所有的罪過，包括回護他，讓他不必要為一切的後果負責，包括因此娶了一個異教女子，一個愚昧或浪蕩的女人。“愛情無罪”，是我們應該大力宣傳的信仰。關於此，值得一提的還多著呢，餘言後敘。

你那主張愛情無罪的叔叔
大榔頭 草

第 19 封信

親愛的蠹木：

你上封信提及的問題讓我苦思良久。如果像我已經闡明的，所有的個體本性裡都喜歡爭強鬥勝，因此老賊頭所標榜的“愛”按理說是一種矛盾，那麼，我再三警告說，這賊頭它是真心喜愛蟲蛆般的人，並且希望他們能享受到自由的生命和永續的存在，又當作何解釋？我的小小親親，希望你沒有把我寫給你的信秀給別人看。其實也無所謂啦，任憑誰都能從中領會我是一時大意才失足掉入異端邪說的陷阱裡。順便一提，我希望你也能瞭解前幾封信裡調侃郭魯伯的話純粹是玩笑，我其實蠻尊敬他的。當然啦，我說的那些不願替你在權威高層之前緩頰的話也千萬別當真，請相信我必定會挺身回護你的諸般利益。不過，拜託拜託，不要把我的信給曝光了。

說真的，出於一時不慎，我才會說老賊頭是真心愛人類。這碼子事當然不可能成立。他是活靈的存在，人這種畜牲跟他截然不同。對人來說是好的，對他未必然。他那一堆關於愛的講論一定是另一種東西的偽託——把人創造成這付德性，卻又費盡心思琢磨他們，他一定另有盤算。之所以會製造出他的確對人懷有近乎不可能的愛這說法，是因為我們完全猜不透他真正的動機是什麼？他到底堅持把人琢磨成什麼樣子？這真是一道無解的難題。告訴你也無妨，這問題的本身正是我們在地下的父與老賊頭爭執的主因。人類剛被造的時候，老賊頭隨即公開表明自己已預見了未來在十字架上將會發生的事。乍聽之下，我們的父馬上尋求與老賊頭面談，要求他作出解釋。老賊頭默不吭聲，只講了一則他此後不斷散播的他媽的關於無私之愛的故事，我們的父當然無法接受，他要求老賊頭乾脆把底牌亮在檯面上，算是給足了他機會，同時坦承自己感到一股巨大的焦慮，想要洞悉這奧秘。老賊頭回答：“我打從心底也希望你能明白。”我猜想，這場對談演變到這地步，我們的父對老賊頭如此缺乏推心置腹的誠意感到無比厭惡，一甩頭便拂袖而去，從此與存有隔絕，後來敵營傳出一則可笑的故事，說他被強制性地逐出天堂。從此，我們便明白了那壓迫我們的敵營為什麼總是神秘兮兮的，因為老賊頭的王位建立在玄之又玄的奧秘上。他的追隨者這麼宣稱，一旦我們瞭解老賊頭的愛到底意味著什麼，靈界的戰爭就會結束，我們便能重回天堂。難就難在這裡了，我們明明知道老賊頭無法真心地愛，誰又能呢？愛根本說不通的。唉，多麼希望我們能找出他真正的動機，他所要的到底是什麼？我們試過一道又一道假設，還是了無頭緒。然而，千萬別氣餒。尋求解答的理論越來越複雜，資料搜集得也越來越齊全，有所突破的研究者獲得更優厚的獎賞，至於無所進展的則接受越來越可怕的懲罰。有了這一切的努力，加快腳步矢志追尋，直到時間的盡頭，我敢保證絕不會失敗才對。

你埋怨我在上一封信中沒有說清楚我是否認為人人都該渴望“談戀愛”。說真的，蠹木，這種問題該由人類自己去尋問。讓他們去爭論“男歡女愛”、愛國情操、禁絕性交、祭壇上擺設蠟燭、滴酒不沾，或者受教育是“好”或“壞”。你難道不知道這些都是沒有答案的？什麼都無所謂，關鍵在於某一種特定的心境，在某一特定的情況中，是否能驅使某一個痞子在某一時刻更靠近老賊頭或我們。因此，讓痞子們費心去定奪“男歡女愛”是“好”或“不好”也挺不錯的。如果他是個心性高傲的人，對於同輩所贊許的總要嘲弄一下，又碰巧對屬乎肉體

的事都心生鄙夷，其實是莫名其妙的潔癖在作祟，卻誤認為這叫純潔，像這種人，你要使出千方百計讓他唾棄愛情，用一種過度的禁欲主義滲透他的心思，等到把他的性欲與一切使性欲人性化的事物隔絕之後，再反過來用比性欲更野蠻、更犬儒的表現驅迫他，讓他難以招架。反之，如果他是個感情充沛、容易受騙的人，就讓他閱讀老派的二流詩人和三流小說家的作品，直到他相信“愛情”是無法抗拒的，而且具有內在的價值。這種信念，我向你保證，對於製造逢場作戲沒什麼說明，卻是製造藕斷絲連、“崇高的”、浪漫的、悲劇的不倫之戀的不二法門。唆使阿蠻跳進對我們大有助益的那類型婚姻中，因為婚姻雖然是老賊頭髮明的，對我們卻自有他的用處。阿蠻家附近一定有某一類年輕女子，如果你慫恿他娶其中的一個為妻，必能對他的基督徒生活構成莫大的障礙。下一回來信，請記得捎來一份相關的報告。同時，請你務必心裡徹底搞清楚，“戀愛”這件事不必然對我方或敵方有利，那只是一件雙方都想從中得利的情境，像許多激起人熱烈討論的事物一樣，例如健康和疾病、青春和年邁、戰爭與和平，從靈命的角度看，都只是一種生活狀態罷了。

你那對愛無置可否的叔叔
大榔頭 草

第20封信

親愛的蠹木：

你對阿蠻的守身自律發動一波波的攻擊，眼前卻暫時被老賊頭給強力攔截下來。獲悉這狀況，讓我十分鬱卒。你早該知道這賊頭一定會反擊，不必等到潰不成軍了才撤退。本來就是這麼一回事你那痞子這下子終於發現了讓我們引以為憂的事實，那就是這一波波的攻擊不會永遠持續下去。所以，到頭來，我方最利害的武器——無知的人共同的想法，認為除了投降之外，任何人都擺脫不了我們的糾纏——再也派不上用場了。我猜想你曾經試圖說服阿蠻，讓他相信守身如玉是不健康的？

對了，你還未向我報告阿蠻家附近有些什麼樣的年輕小姐，請盡速上報。因為如果無法從他的性欲下手，讓他荒淫無度，就必須試著利用性欲來促使他被你我樂於見到的那類型婚姻套牢。同時，如果讓他“墜入愛河”是我們的上上之策，我願意給你一些指點，讓你知道應該鼓勵他去和哪一類型的女人談戀愛，我指的是擁有那一類型胴體的女人。籠統地說，這碼子事當然是由冥獄裡比起你我道行更高的鬼魔所決定的。這些魔頭的職責就是在每一個世代醞釀所謂的性“品味”。他們通常透過一小撮人，像通俗藝術家、服裝設計師、女演員和廣告設計家等，來決定流行的類型，目的是誤導男女兩性，讓他們不去選擇其實最適合與自己共同締造有益心靈、幸福美滿又有生殖力的婚姻物件。結果呢？幾百年下來，我們已成功地臨駕在自然之上，甚至到達一種地步，使得男性的某些次要性徵（譬如絡腮胡）不為大多數的女性喜愛——此外，還有許多你想像不到的。至於男性們的品味，我們也改變了許多。在某個年代，我們導引他們喜愛像雕像般有著貴族氣質的女性美，把男人的虛榮和欲望混雜在一起，鼓勵他們與傲氣凌人又揮霍成習的女人交媾生子。在另一個世代，我們挑上了女性化被過度誇大的那類型，也就是嬌慵無力到隨時會昏厥的女人，以致愚蠢和怯弱，以及伴隨而生的虛假和小心眼，成了搶手貨。近年，在爵士樂取代了華爾滋的年代，我們反其道而行，轉而教導男人喜歡那一類身材和男生無甚差異的女人。因為這一類型的美比其他類型更不持久，我們於是加劇了女性對衰老長年揮之下去的恐懼（導致許多令人拍案叫絕的結果），使她們不情願也無法懷胎生子。這還不夠，我們同時驅使社會放寬尺度，任由女體寫真（哪裡是真正的裸體？）在藝術領域、表演舞臺或海灘上演出清涼秀，其實都是作偽。當然啦，通俗藝術中的女性裸體畫根本失真；真正的女人穿起泳衣或緊身衣，其實都需加墊或束身，才能讓自己看起來身材既苗條又凹凸有致，比自然容許一個發育成熟的女人顯得更男孩味些。同時，我們教導當代人相信這才是“率性”、“健美”、回歸自然，結果男人的欲望被我們導引去追求那根本不存在的，使得眼睛在性欲的滿足上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而其所渴求的也越來越不容易在現實中找到。這會導致何種後果，你應可預料得到！

這是我們當前戰略的梗概，在這樣的框架裡，你仍可鼓勵你那痞子的欲望往兩個方向擇一追求。如果你仔細地檢視男人的心思，當會發現他至少被兩種想像中的女人所吸引——一個是地母型的維納斯，一個是地獄型的維納斯，他的欲望，其性質隨著所欲求的物件而不同。前一種類型的女人使他的欲望可以自然而然地

順從於老賊頭的心意——她隨時可以付出愛心，願意接受婚姻的束縛，全人散發著我們所唾棄的敬虔與自然天成的神采；第二類型的女人則逗引他像獸一樣地渴欲著，並且以這種獸性的饑渴為樂，這一類型的女人最能被我們用來唆使阿蠻幹脆遠離婚姻，即使結了婚，他也會傾向於把這女人當作奴隸、偶像或共犯看待。他對第一類女人的愛情，若是出於偶然，其中含有被老賊頭視為罪惡的成分，這男人會希望她不是有夫之婦，也會遺憾自己不能合法地愛她。但在第二類型的女人身上可以感受到的罪中之樂正是他要的；那“辛辣”的味道正是他日夜渴想的。那女人的臉上有明顯的獸的痕跡，時常面露怏怏不樂的表情，妖嬈作態，其實冷酷無情，至於她那胴體，與他通常視為美的頗有出入，甚至在他清醒的時刻，還可能詛之為醜呢！不過，由於我們的作祟，他會在私下的遐思裡為之著迷，血脈賁張。

地獄型的維納斯之為用大矣哉！宜之為娼妓為情婦。然而，你那痞子若是基督徒，又滿腦子被灌輸了愛情是“無法抗拒的”、“可以包容一切的”等等荒謬說法，就可以誘使他娶這種女人為妻，你啊，若能成就這件事，就太ㄅㄞㄌ了。關於通姦或獨處時可能染上的惡習，你大概拿他沒辦法；但還是可以在其他方面下手。♂不妨試試用比較間接的法子撩撥他的性欲，讓他無法再矜持下去。順便一提，這些法子不僅有效，還蠻好玩的，而且因此造成的悵惘還會持續一輩子，是那種剪不斷理還亂的。

你的愛情專家叔叔
大榔頭 草

第 2 1 封信

親愛的蠹木：

是的，當性試探正持續進行的時候，的確是針對阿蠻的龜毛脾氣發動次要攻擊的良機。只要他以為這不過是枝節瑣碎的事，甚至還可能將之升級為主要的攻擊，造成他的致命傷。不過，在這碼子事上，就像在其他方面一樣，預備發動道德性的攻擊之前，務必先讓他的心智昏花。

人之所以慍怒不單單因為運勢差，而是把運勢差當作一種心理傷害，受傷的感覺來自於自己一項合理的要求被拒絕了。因此，慍怒阿蠻對人生要求越多，就會讓他越常感到受傷，脾氣也會因而變得暴躁。這當兒，你會發現再也沒有比覺察到原以為可以自由調度的一小段時間，在意想不到的情況下，被人剝奪，更容易叫他動怒了。一位不速之客（當他正想安靜地過一個晚上），或友人愛插嘴的老婆（在他渴望與朋友促膝談心時突然出現了），這幾乎讓他抓狂。這時的他還未變得那麼麻木不仁，那麼無所事事，以至於這些對他的善體人意做出的小小要求就夠他受了。之所以惹他生氣，是因為他把時間當作自己的所有物，因此有一種被掠奪的感覺。你必須積極地勸誘他的心思，讓它持守一道奇特的假設：“我的時間全是我的。”讓他在每一天的開始都覺得自己是 24 小時的當然擁有者，讓他覺得必須把這項財產的一部分分割給雇主，就像被迫繳了一筆重稅一樣，而允許自己割讓出另一部分去履盡宗教的義務，更是一種慷慨的奉獻。無論如何，一定要讓他深信不疑，認為被別人分割掉的一整掛時間，玄之又玄的，是他個人與生俱來享有的權利。

這是一項需要你用心執行的精微任務。這道需要你協助他持守的信念是這麼的荒謬，以至於只要阿蠻對他稍有存疑，就連我們也找不到一丁點替他辯駁的道理。人無法製造，也留不住片晌光陰；時間之臨到於人純粹是一種禮物；不然，乾脆讓阿蠻把太陽和月亮當作自己的家私算了。理論上，作為一個基督徒，阿蠻他應該委身終生事奉老賊頭。假設老賊頭以肉身出現在他面前，要求他全心服事他一整天，阿蠻鐵定不會拒絕。但是，如果這一天所需做的，不比聽一個饒舌婦瞎掰來得困難，他會松一大口氣；甚至老賊頭若說這一天中的半小時，“你可以休息一下，去散散心”。一放鬆，他恐怕就會像只泄了氣的皮球。即使他的心思逸出去反省一下自己的這道信念時，也務必讓他覺得這正是自己每一天活著的光景。當我提到應保守他的心思，讓他堅持這項信念時，我的意思絕對不是要你提供他為之辯護的理由。沒有任何理由可以為之辯護。你的任務是百分之百負面的。總而言之，不要讓他的心思有任何片刻反思這件事，用黑暗籠罩在他的知性周圍，在這片黑暗的中心，讓擁有時間的這感覺默默蟄伏著，不接受任何的省察，卻隱隱發揮著作用。

“廣泛的擁有權”這概念應該時時被鼓勵。人總是宣稱自己擁有這個擁有那個，在天堂或地獄聽來都同樣可笑，所以，必須讓他們繼續這樣宣告下去。現代人之所以抗拒守貞，大半原因是相信他們“擁有”自己的身體——這一大票處境堪虞的產業與創造宇宙的能量同一脈搏，毋須自己的同意，他們在其中找到自我，又從其中放射出去，帶給另一個人快樂。這樣相信就好像一個稚齡的皇子，因為父王的恩寵，讓他擁有頭銜統管某一轄區；實際上負責治理的卻是一群睿智的臣

輔，誰知這孩子卻想自己真的擁有這些封邑、森林和農作物，就像他擁有育嬰室的積木一般模樣。

我們讓人執迷于擁有權的概念，不僅出於自負，更是出於思想混淆。我們教導他們不去分辯所有格背後的不同意指，讓他們無視於“我的”這字詞出現在“我的靴子”、“我的狗”、“我的僕人”、“我的老婆”、“我的父親”、“我的主人”、“我的國家”和“我的神”時，其實存在著非常微妙的，層級不同的差異。是啊，務必教導人把“我的”背後的意指全都化約為與“我的靴子”同義。甚至可以教導育嬰室裡的幼兒，讓他以為“我的泰迪熊”指的不是與自己有一層特殊關係的那個向來讓自己疼惜的寶貝玩具（如果我們不夠小心，這就是老賊頭要他們認知的），而是“只要我高興，可以把它撕成碎片的熊熊”。在另一個極端，我們已經教會人說“我的神”，所意味的卻與“我的靴子”沒什麼兩樣，他意味著“那位我敢宣稱自己曾出色地事奉過的神，我從講臺上的教導充分地吸收了他的好處，用過之後，就把他擱在角落裡閑著”。

真是笑話一樁啊！“我的”這字詞意味著十足的擁有權時，是由不得人說出的，也不能把它加諸於任何事物之上。到了末了，是我們在地下的父或老賊頭將對每一個存在的事物，尤其每一個人，說：“這是我的。”不必害怕，人們最後會發現，自己的時間、靈魂和身體真正屬於誰；總之，不管結局如何，絕對不屬於他們自己。目前老賊頭引經據典，基於萬物是他創造的法理根據，倡言一事一物都是“我的”；我們在地下的父則希望在時間的盡頭，基於“征服”這更寫實、更具爆發力的理由，能對萬事萬物喃喃說聲“我的”。

你的心細如麻的叔叔
大榔头 草

第 2 2 封信

親愛的蠹木：

喲！阿蠻談戀愛了——沒想到竟愛上了最糟糕的那型——這妞從未出現在你遞上來的捷報中。也許你樂於知道，我和秘密警察之間那件小小的誤會已經冰釋了，一切雨過天晴了。全怪你多事！我的某封信中若有些許逾越尺度的言論，礙著你啦？如果以為打小報告可以確保我安分守己的話，你可就大錯特錯了。我會讓你為這越分魯莽的行徑和其他的過失付出代價。隨函附上一本小冊子，剛出爐的，介紹新成立的“失職勾魂鬼使戒護所”，真是圖文並茂，頁頁精彩。請參閱。我去查了一下這妞的資料，嚇死人了！不僅僅是個基督徒，還是挺特別的那一型——賤貨，爛貨，神秘兮兮的，常常莫名其妙地傻笑，好作嫵雅狀，慣用單音節的字，膽小如鼠，動不動就淚眼汪汪，自覺無足輕重（不缺她一個），不解風情，十足情竇未開的黃花閨女。總之，這小狐狸讓人想吐。翻閱她的履歷，每一頁都臭不可聞、烏煙瘴氣。我簡直要瘋掉了，這世界怎麼了？變得越來越不像樣。從前，我們曾經把她引進了這圈子，以為是她這型的女人天生的好去處，誰知在我們的競技場上她也沒什麼出色的表現。這個小騙子是地道的雙面夏娃（被我一眼看穿了），外表看來似乎一見到血就會暈倒，斷氣時嘴角還會含著微笑。其實，一舉手一投足全是假仙的啦！裝得好像奶油進了她的嘴都不會融化，其實諷刺人的本領高人一等，她公開褒揚我說我可笑！這個齷齪、無趣的小淑女像其他等著交配的母獸一樣，隨時想嬌柔地投入阿蠻這膿包的懷抱，為什麼老賊頭不對她發飆，反而笑咪咪地站在一旁瞻望？誰說他迷戀女人的貞操？

骨子裡他是個享樂主義者。所有那些禁食、通宵禱告、火刑的柱子和十字架全是門面，或者說就像沙灘上的水沫。在浩瀚的大海中，在他的汪洋裡，其實到處滿溢著快樂——無邊無際的快樂。這不足什麼秘密，至少他從來不把他當作奧秘刻意隱藏：他的那本寶鑒不是這樣說的嗎？——在他的右手“有永遠的福樂”。他根本和我們透過“悲慘大觀”所揭示的那超絕人寰，需要刻苦己身才能參透的奧秘沾不上邊。他俗氣透了，蠹木，剖開他的心思，裡面全是中產階級的調調。他用各樣的快樂充滿他的世界，想想，人從早到晚做的許多事有哪一樣犯了他的忌？——睡覺、洗澡、吃飯、喝酒、做愛、遊戲、禱告、工作，這裡頭的每一件事若不把他給歪曲一下就不能為我們效命。說來殘酷，我們是在極端不利的情勢裡爭戰的。在我們的陣營裡找不到一件可以讓人自由自在的事。（別以為這可成為你失職的藉口。等著吧！我馬上就要處置你了。你這向來恨惡我的，什麼時候吃了豹子膽，竟敢妄想騎到我的頭上。）

當然，接著他就認識了這妞的家人和那整個圈子。你難道沒看出來？她住的那棟房子其實是特種禁區，阿蠻千萬涉足不得的。那整個地方瀰漫著一股致命的氛圍，就說那園丁吧，雖然才住了 5 年，已經開始染上了那味道。甚至客人，只逗留一個週末，離開時身上便帶著同樣的氣息，連狗啊，貓啊，也都不例外。那整棟房子充滿著莫測高深的奧秘。可以確定的是（這涉及了一道首要的法則），這家中的每一份子必然以某種方式從其他的成員獲得奧援——不過，到底用什麼方式，我們無從得悉。天機不可洩漏吧，像老賊頭本人一樣，他們各個謹守著這秘密，不讓外人知道到底是什麼在背後推動著這種看起來有點虛矯的無私之愛。依我看啦，這整棟房子和花園簡直不堪入目，儼然一場盛大的猥褻秀，噁心得活像一位作家對天堂的描述：“這是個洋溢著生命的地域，生命之外別無他物，因

此，除了音樂，就是靜默。”

音樂和靜默——這兩者都是我深惡痛絕的！不過，謝天謝地！自從我們的父進入了地獄——古早古早以前，早在以光年計量的人類無法陳述的亙古之初——這冥域就空間而言，沒有一平方寸，時間上也無一刻鐘，曾經臣服於這兩道懾人的勢力，一切乃是被喧囂所充斥——鬧哄哄的雜音、大規模的騷動、高分貝的喊話，鼓噪一切讓人激昂的、霸道的、豪強的——只有喧囂能夠保護我們免於陷入愚昧的怨懟、令人沮喪的遲疑，以及無法構築的欲望。我們終將讓整個宇宙化作一道激揚的噪音，就以地球而論，我方已大有斬獲，天堂的旋律和靜默終將被咆哮淹沒。不過，我承認，我們叫囂得還不夠響亮，還不成氣候。研究正在如火如荼地展開。同時，你這討厭的小——

（此處手稿中斷，由不同的筆跡續成。）

寫著寫著，亢奮了起來，我發現無意中我容讓自己蛻變成了一隻大蜈蚣，百足之蟲，因此，以下只能由我的秘書依據我的口述抄摘下來。變形既然完成了，我便知道這是一種週期性的現象。關於這現象的謠傳也已傳佈到人間，有則因扭曲而變調的敘述出現在彌爾頓的著作裡，還增添了一項可笑的說明，指稱這人獸之間的蛻變是老賊頭加諸在我們身上的“懲罰”。另一位比較現代點的作家——名字叫蕭什麼來著——竟然掌握到了真相，說變形是從內在開始的，是生命原始蠻力煌煌然的展現。除了他自己之外，我們在地下的父就崇拜這個。以我目前這模樣，我更焦灼地想要見你，想用一個難分解的擁抱，納你入懷，和我合為一體。

癩龜公代筆
魔界總大榔頭口述

附英文版 22 封信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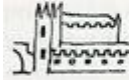
[The Kilns
22? December 1944]

My dear Lawrenc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writing me such a nice Xmas letter. It is very cold here too but I have not got so many colds as usual this year. I think it is because I have got a pair of very thick corduroy trousers, so thick they make me look like a Dutchman or a sailor.



I live in a College here: a college is something rather like a castle and also like a church. It stands just beside a bridge over a river. At the back of the part I live in there is a nice grove of Trees. There are a lot of Rabbits there. One



very old rabbit is so tame that it will run after me and take things out of my hand. I call her Baroness Bisket because she is a kind of biscuit colour. There are also stags and deer. The stags – I can't draw them because their horns, which are called ANTLERS, are so hard to draw – often fight at night and if I lie awake I hear the noise (*click-click* it goes) of their horns tapping together.



So here I sit all day long writing books and setting examination papers and answering letters. Sometimes we kill a deer to eat, the meat is called VENISON. Tell Daddy it is unrationed and I got a great big helping smoking hot the other night – I did enjoy myself but I wished he'd been there.



I'm writing a story with a Bear in it⁸⁵ and at present the Bear is going to get married in the last chapter. There are also Angels in it. But sometimes I don't think it is going to be very good.

I'm sorry you don't like cold weather. I do, I love to see the frost all like sugar on the grass and when it makes the fire burn bright. I'm sending you something in this to get a Xmas box with. Well a very happy Xmas and lots of love to Mark, Sylvia, Lois, John, Mummy, Daddy and yourself
from your loving Godfather



Jack Lewis ★ ★ ★ ★ ★ ★ ★ ★

第 23 封信

親愛的蠹木：

阿蠻透過這個小妞和她的老媽，現在認識的基督徒不但越來越多了，而且都還是很靈精的基督徒。看來得花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才能夠把他生命中的靈性剷除殆盡。好吧！那就走著瞧；我們一定要把他給毀了。顯然你常常練習如何使自己看起來像是光明的天使。眼前就是當著老賊頭的面好好發揮的機會了。這個俗世和凡人太使我們失望了；不過，還有第三種權勢存在。而這第三權勢的勝利乃是我方至高無上的光榮。敗壞的聖徒、法利賽人、宗教裁判官，或者術士，比平庸無奇的暴君或者酒色之徒，讓我們的地獄歲月生色不少。

在觀察過阿蠻的新朋友後，本座發現最好的攻擊發起點當屬神學與政治之間的狹縫。有幾個阿蠻的新朋友十分熱衷於發掘自己所信仰的宗教有何社會意義。就這件事情本身來說，並不是好現象；然而，還是有可資利用之處。

有不少的基督徒政論家都認為，基督教很早之前就已經開始走偏了，並且遠離創始者的教義。如今，這種觀念已經被我們重新用來鼓吹所謂“歷史耶穌”的概念，也就是把後人“添加和篡改”的部分排除掉，然後再將之拿來和整個基督教傳統加以對照。我們曾經在上代，利用自由主義和人道主義的陣線，開始建構這種“歷史耶穌”的概念；現在，我們則是利用馬克斯主義、災變論以及革命論繼續鼓吹一種新的“歷史耶穌”概念。這種我們每 30 年左右就要轉變一次的方式有很多好處。首先就是，它們的目標都是誘導那些俗人費盡心力去捕風捉影，因為每個“歷史耶穌”都是虛構的。史料只能夠實話實說，而無法憑空杜撰；每次發現所謂新的“歷史耶穌”，都必須忽略某些史實而誇大另一些史實，於是借著這種於己無損的揣測（我們教那些凡人以卓越來稱讚這種作法），在各個出版商的新書單上就出現許多關於拿破崙、莎翁以及斯威夫特的翻案著作。其次，所有這些學派都把自己的“歷史耶穌”的重要性，建立在某個耶穌理當贊成的特殊理論之上。他必須符合現代人理想中的“偉人”標準——就像一台銷售萬靈丹的販賣機——安置在某些乖謬且渙散的思想長巷盡頭。我們就是如此這般使那些俗人不再注意他是誰，以及他做了什麼。我們首先就是讓他純然只成為一位大師，並且把他和別的道德大師之間共通的教導隱藏起來。對俗人來說，我們絕對不能讓他們發現，其實所有道德大師都是那老賊頭派來的，不只是一要教導他們，更是要提醒他們，一再叮嚀他們最根本的道德法則，以免被我們繼續隱藏下去。我們興起詭辯學派，他就興起蘇格拉底來駁正。我們的第三個目標就是，利用這些機制瓦解他們的靈修生活。對於俗人借著禱告和聖禮而與之同在的老賊頭，我們要用一位口說番言，若有似無，遙不可及，朦朧含混又粗魯無比的古人取而代之。這可就不再是敬拜的對象了。於是受造物所崇拜的造物主不復存在，轉而變成僅僅是某個特定團體推崇的領袖，最後又變成由歷史學家肯定的卓越人物。第四呢，除了主張耶穌不是歷史人物，同時也認定就某方面而言，這類的信仰也與史實不符。其實，針對耶穌生平所做如其所是的歷史研究，未曾使任何國家投奔敵營，連被說服的個人都少得可憐。的確，凡人手邊確實沒有足夠資料足以對“耶穌生平”作完整的研究。最早投奔敵營的那些俗人都是由於一件史實（復活），以及一個神學道理（救贖），在他們已經有所省識的罪上所起的作用，而當時所謂的罪並不是由於冒犯某個“大師”自創的那種嶄新的花俏律法，而是冒犯了那由他們的乳母和母親所傳下之

古老、平凡與普遍的道德律法。稍後才落筆成冊的“福音書”，其目的並不是為了要勸人投奔賊頭成為基督徒，而是為了要教導那些已經投奔敵營的基督徒。

因此，所謂“歷史耶穌”運動儘管在某些方面會對我們不利，但是依然要大加鼓吹。對於基督信仰和政治間的關聯，我們的立場就得謹慎些。當然我們不願見到痞子把自己的基督信仰帶進他們的政治生活，從而打造出一個真正以公義為念的社會，這可就真會是場大災難。另一方面，我們還真希望，痞子把基督教看成一種手段；當然，最好的是把他當作謀利的工具，要不然就是把他當作達成任何目標的手段（即所謂社會公義）都可以。重點就在於，讓那些痞子一開始就認為，社會公義是老賊頭心之所系，然後一步步使痞子高舉基督教，純因他可以作為達到社會公義的手段。老賊頭可不是省油的燈。那些想要利用信仰復興，以促進社會公義的痞子或國家，簡直就是緣木求魚。幸好，那些凡人很好糊弄。我今天才讀到有位基督徒作家提到他之所以提倡經過自己改造的基督教，正是因為“唯有這樣的信仰才能比已死的舊文化以及新興的文明，更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你看得出裡面的破綻嗎？“不是因為他是真實的，所以相信他，而是為了其他理由。”其中的奧妙你自己去玩味吧！

你那天天花樣翻新的叔叔
大榔頭 草

第 2 4 封信

親愛的蠹木：

我和專門對付阿蠻那小妞的狗蛋通信了好一陣子，也開始看出那妞信仰上的破綻了，這是她和大多數成長在把信仰定義得一清二楚的知識圈裡那夥妞們共有小小缺點；就是未經思索地認為，所有跟她們信仰不同的圈外人，都太愚蠢可笑了。但是，那圈子裡常和圈外人接觸的男士們，卻不這麼認為；如果他們狗眼看人低的話，那是種截然不同的自負。這些妞自認為她們的自信源于自己的信心，其實只不過是受惠於環境罷了。其實這和她十來歲的時候，認為只有自己家裡的餐刀才是正牌、正宗或者“真正的”餐刀，而所有鄰居家裡的餐刀都“不是正宗的”如出一轍。目前看來，其中無知與天真的成分要遠遠大過屬靈驕傲的成分，所以，似乎沒希望對這妞下什麼工夫。但是，你有沒想過這可是個用來顛覆你那阿蠻的大好機會？

只有菜鳥才會裝模作樣。那些在社會上有頭有臉的人深諳矜持的藝術；喜歡賣弄學識的全是那些年輕的學者。你那阿蠻在這個新環境裡面，只能算是菜鳥。他現在整天看到的都是前所未見的屬靈基督徒生活，並且由於在熱戀中，所以覺得眼前所見一切美好。他現在正急著要模仿這種生活（而那老賊也確實希望他這麼做）。你有把握使他模仿心愛小姐的這種缺點，並且把他從微不足道的短釘小罪，發揚光大到變成他身上最頑強、最美妙的罪——靈裡的驕傲嗎？

眼前的形勢看來似乎一片光明。你那阿蠻之所以會對自己現在所處的圈子感到自豪，不單單只是因為基督徒的緣故，更由於這個圈子的水準、文化和氣氛各方面，比起他以前那些狐群狗黨來說，都要高級多了。同時，他也高估了自己在圈子裡面的地位。在“愛情”的催化下，他目前也許還認為自己配不上那妞，但是他很快就感覺自己並不比別人差。他一點也不知道那些人是因為好心，並且把他看成是自家人，才這樣百般地容忍他。他也絲毫不知道，其實他們都心知肚明，自己的一言一行只不過是在模仿他們的言行罷了。當然他更不知道自己之所以會這麼為這些人所深深吸引，是因為那妞的魅力使然。他認為自己之所以能跟他們打成一片，是因為彼此靈性相近相吸的緣故。其實，他們遠遠在他之上，若不是因為在熱戀之中，他對眼前的一切只會覺得莫名其妙，並且會避之唯恐不及。就像是一隻跟班的獵狗，因為生性善獵，同時也崇拜自己的主人，因此就幻想自己也一樣精通各式獵槍。

這可是個下手的好機會。正當那老賊頭利用男女之愛和一些殷勤服事他的人，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那不經事的野蠻人提升到這種地步的時候，你一定要讓他覺得這就是他自己的地盤——這些人都是他的“同類”，而加入他們就像是回到自己的老窩一樣。一旦離開他們參加其他團體的時候，他會感到很煩悶；部分的原因在於，相較之下他所接觸的其他團體顯得很無趣，其實主要是因為他思念那妞的緣故。你一定要讓他誤以為基督徒與非基督徒之間的差別，就在於前者有趣而後者無趣。定要使他覺得（最好只藏在心裡而不說出來）“我們基督徒確實與眾不同”；並且要他把“我們基督徒”定義為“我們這夥”；而所謂“我們這夥”的意思，並不是“那群有愛心又謙卑肯接納我的人”，反而是“我本來就屬於的那一群人”。

成功的關鍵就在於使他暈頭轉向。如果你想要他公然以身為基督徒而自豪，那麼你多半會失敗；老賊頭對此諄諄告誡，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了。另一方面，要是你一舉消滅“我們基督徒”這個觀念，而使他自滿於“我們這夥”，那麼就無法使他產生屬靈驕傲，充其量只不過社交上的虛榮罷了，相較之下只不過是個無啥輕重的小罪。最高境界就是，要巧妙地使他對自己沾沾自喜，但是卻不讓他反省“到底憑什麼為自己感到慶倖？”對他來說，能夠打入核心團體的確感覺很好。我們就要乘機投其所好，利用這笨妞最愚昧的時刻對他的影響，使他對非基督徒的看法裝出一付深知個中三昧的表情。當代基督徒圈子的一些理論對他來說，會滿有幫助的；我指的就是將社會的希望寄託在少數受過訓練的核心“神職人員”身上那一廂情願的想法。這些想法的對錯與否你無須過問；最要緊的就是使基督教成為一種神秘的宗教，而那阿蠻又自認為是登入堂奧的分子之一。

拜託你信裡面不要再胡扯些關於歐戰的狗屁話。當然這場戰爭的結局如何有其重要性，但那是最高當局的事。我一點也不在乎到底有多少英國人被炸彈炸死了。我可以從此地的辦公室得知他們死時心裡想的是什麼。我也早就知道他們終究都不免一死。請專心做你份內的事。

你那迷戀正統核心的叔叔
大榔頭 草

第 25 封信

親愛的蠹木：

阿蠻所加入的那夥人，他們真正的麻煩在於那是個單純的基督徒團體。即使他們每個人都各有所好，但是彼此間還是單純地以基督信仰聯繫在一起。而我們需要的是什麼？只要有任何人類成為基督徒，就非要把他牽制在我所謂“基督教再加上……”的心態不可。你也聽過的，就是那些高倡基督教再加上危機，基督教再加上新派心理學，基督教再加上新秩序，基督教再加上信心醫治，基督教再加上靈媒研究，基督教再加上素食主義，基督教再加上改革思想等等。如果他們非要作基督徒，那就至少要讓他們作另類的基督徒，用加了點基督教味道的當紅潮流取代真正的信仰。務必讓他們對所謂老套心生嫌惡。

對老套所產生的厭惡感，是我們植在人心裡最寶貴的情緒，從中繁衍出宗教裡的異端，心理智商裡的愚昧，婚姻裡的不忠，以及友誼裡的背叛。人類存在於時間之中，所以他們對現實的認識是線性的。因此，為了要進一步瞭解現實，他們必須經驗各種不同的事物；換句話說，他們必須依賴變化。既然俗人需要變化，身為享樂主義者的老賊頭就使俗人以變化為樂，就像他使得飲食成為樂事一樣。然而他也不想像俗人以變化本身為目的（烹飪除外），他又使人心嚮往恒定，而能與變化相調和。他想要在自己所創造的世界裡面，借著變化與恒定的結合，也就是所謂節奏，使得這兩種渴求都能得到滿足。他賜給人四季，每個季節各不相同，但是每年都會有同樣的四季。所以每年四季都像嶄新的季節，卻又有似曾相識的感覺。他也賜給他的教會屬靈的年曆；基督徒會從齋戒期轉變到節慶期，然而始終都是同樣的節慶迴圈。

現在呢，就像我們特別挑出飲食之樂，使它變本加厲成為貪食；所以我們也要特別挑出這種對變化的喜好，然後把它扭曲為徹底求新的追逐。我們全力以赴要達到的目標，就是造成這股追逐的狂潮。要是我們怠忽自己的職守，這些凡人不但會從今年元月的初雪、今晨的日出、今年聖誕節的梅子布丁裡體會到新舊交織的滿足感，甚至會因而達到沉醉的境界。除非我們調教好那些幼童，否則他們就會滿足于周而復始的童玩，打完陀螺後接著就是跳房子，就好像是秋天緊跟著夏天一樣規律。只有靠著我們不斷的努力，才能使得那種追求新奇的心態歷久不衰。

這種欲求對我們工作的好處多多。首先就是他會不斷提高欲望，卻使滿足感降低。就報酬遞減律來說，新鮮感所導致的樂趣為主觀。而追逐的新奇事物非常花錢，因此一心追逐新奇的結果，終究會使人落入貪財之中或者坐困愁城，甚至兩者兼具。其次，越是對新奇貪得無厭，就越容易使人把所有老賊頭為他們預備好的純真樂趣拋諸腦後，轉而擁抱那些老賊頭禁止的事物。舉例來說，近來因為我們成功地使凡人對老套產生反感，於是使得各種藝術對我們的威脅比以往減低了許多，這或許該歸因於不論是所謂“通俗”或者“學院派”的藝術家都沉溺在追新競奇中，乃至於淪入過度的淫亂、非理性、冷酷以及倨傲當中。最後，再提醒你一下，若要製造流行和時髦的風潮，追新求異的欲望尤其不可或缺。

讓人在思想上追隨流行的目的，就是要讓他們忽略真正的危險。我們要誘導每個世代大加撻伐那些最枝節的罪行，同時要鼓舞他們提倡那些能夠替我們所要引入的惡行鋪路的善行。我們的目的就是，要逗得那些凡人四處拿著滅火器救大

水，或者在船傾斜得快沉沒的時候，還拼命擠在同一邊。因此，當我們使大眾爭相警告狂熱正在危害社會的時候，其實正是他們開始變得世俗和冷漠的時候；一世紀後，當我們使他們都沉溺在風花雪月當中時，最時髦的抗議聲就是要預防依憑“理性”所帶來的危險。讓冷酷的世代抗議真情實性，頹廢與怠惰的世代抗議自尊自重，性欲橫流的世代抗議清教徒的潔身自好，無論什麼時候，只要凡人一股腦兒地受制於人或者挾制他人，我們就要讓自由主義淪為超級的偽學。

然而，凌駕這一切的最大成就就是，把對老套的反感提升到哲學的層次，利用原本毫無意義的觀點來腐蝕中心。這些該歸功於彌漫在現代歐洲思潮中的進化論或者崇史觀（部分是我們的傑作）。老賊頭喜歡陳腔濫調，就我所知，他一心要每個人在做任何事以前，先問幾個簡單的問題：這樣做合乎公義嗎？這樣做妥當嗎？這樣可行嗎？現在，如果我們能使人自問：“這樣跟不跟得上潮流？這樣是創新還是保守？這樣合乎時勢所趨嗎？”那麼他們就會忽略真正重要的問題了。當然，他們問的這些問題都是無解的；因為他們無法預知未來，然而未來的發展卻大多取決於他們所作的抉擇，只是他們反倒想預知未來以便幫助他們作出抉擇。結果就是，一旦他們的腦袋變成這種真空狀態，我們就可以趁虛而入，誘導他們朝我們決定的方向前進。目前我們的成績已經相當斐然了。以往他們還知道分辨哪些改變有益，哪些改變有害，以及哪些無關緊要。如今我們已經使他們幾乎毫無分辨的能力。我們成功地用情緒的形容詞“呆滯的”取代了描述性的形容詞“不變的”。我們調教他們把未來想像成只有少數英雄才能達到的應許之地——而不是每個阿貓阿狗按部就班，依一小時有 60 分的定速，都能夠進入的習常之地。

你那追新族的祖師爺叔叔
大榔頭 草

第 26 封信

親愛的蠹木：

你說得沒錯；在約會期間我們預埋的種子，會在 10 年後使小倆口反目成仇。人往往會把遙不可及的欲望所引發的迷戀，誤認為是情愛的表現。要善用“愛”這個朦朧的字眼：讓他們以為可以用愛解決一切難題，而實際上，只不過是在迷戀的作用下，暫時躲避或拖延這些問題。只要這種情形繼續下去，你就有機會在暗中加油添醋，並且使問題成為沉疾絕症。

♂最重要的就是所謂“無私”。再次提醒你，我們要弄文字利器所獲得的最亮麗戰果，就是用消極的無私取代老賊頭所提倡之積極的博愛。拜此戰術之賜，你一開始就可以灌輸那些俗人讓他們以為之所以要放棄一些權益的目的，不是為了要讓其他人能夠得到益處，而是要使自己能夠達到無私的境界。如此一來，我們就可以大有斬獲。另一個能夠在男女間發揮功效的大利多，莫過於我們所製造出來兩性間對無私的不同觀點。女性通常以為所謂無私就是分擔別人的困難；而對男性來說，卻是不給別人添麻煩。於是，撇下那些完全歸順我們在地下之父的人不談，凡是越熱心服事老賊頭的女人，就越惹男人厭，覺得她們太好管閒事；另一方面，任何男性只要繼續在敵營待下去，就無法像尋常女性一樣，每天都自動自發地想施惠於人，討人喜歡。在正常情形下，女性想要盡力幫忙他人，男性則以尊重他人的權利為念，而且，並非毫無來由地，互相認為對方相當自私。

除了這些亂象之外，你還可以再錦上添花。陷於狂戀中的男女都有體貼對方的傾向，也就是真心樂意委屈自己迎合對方，他們也知道要是自己做到老賊頭要求的博愛時，也會有同樣的表現。你一定要設法使這種相互的犧牲成為他們婚姻生活的律法，目前因為他們還在熱戀中所以輕易就做到了，一旦戀情漸趨平淡，恐怕就沒有足夠的愛心繼續犧牲下去了。由於他們錯把戀愛當博愛，又以為可以維持激情於不墜，所以對其中隱藏的危險毫無警惕。

一旦建立起某種正式、法定或者公認的無私律例，可是高昂的熱情已經冷卻，而屬靈狀況又還幼稚，那麼，好戲就要連番上場了。每當討論兩人共同的活動時，甲總覺得有義務應當以自己所瞭解的乙的意願為優先考慮，不惜委屈自己的意願，但是乙所做的卻正好相反。其實，通常雙方很難明白彼此真正的心意；運氣好些的話，他們結果決定做些雙方都不太情願做的事情，但是彼此都會覺得自己已經仁盡義至，而且私底下希望對方對自己的無私給予體己的回報，同時也會埋怨對方這麼輕易地就接受自己的退讓。接著，所謂肚量錦標賽就上場了。參賽的人數最好要在兩人以上，例如一對夫妻與他們的成年子女。有人提議一些微不足道的事，例如到花園裡去泡茶喝。家中有人會很清楚地表達（未必像這裡說那麼多的話）自己實在沒興趣，但是出於“無私”願意配合大家。其他的人立即就會同樣以“無私”為托詞打消他們的提議，其實是不願意讓自己像呆頭鵝一樣，被先開口的人利用來表彰他捨己為人的精神。他也不甘心任由自己的“無私”精神掃地。他堅持要成全“別人的心願”。他們則堅持要成全“他的心願”。情緒於是漸漸升高。過不了多久，就會有人說：“既然這樣的話，算了！我不去喝茶了。”緊接著，雙方就會爆發一場讓彼此火冒三丈的爭執。看出其中的蹊蹺沒？如果每個人都坦白說出自己真正的意願，坦然地爭取讓自己真正意願出線，大家就會一直保持自己的理性與風度；然而，由於情形正好相反，雙方都是在替對方說話，所有一切的

苦毒其實都導因於自以為義與頑固，以及過去十年來所累積的怨恨，而這些怨恨一直都隱藏在所謂“無私精神”的後面，因此彼此毫無所覺。的確，每一方都深知對方所表現出的無私很膚淺，同時也知道對方想置自己於不義之地；但是雙方都感覺自己很無辜、很委屈，其中的虛矯，就人的本性來說，其實一點也不為過。

有位頭腦還算清醒的人曾說過：“如果大家都瞭解無私製造出多少的敵意，眾牧者就不會再在講臺上大力鼓吹無私了。”又說，“她是那種為別人而活的人——只要看誰面露無處可逃的窘態，就知道她是為誰而活。”這毛病早在男女約會的時候，就可以讓它開始醞釀。長遠來說，你那痞子一點點的真正私心，在奪取他的靈魂上還真發揮不了什麼大用，反倒不如讓他心頭一開始就對無私有所琢磨與自覺，說不定有一天就會發展出前面描述的那些醜事。某種程度的相互欺瞞早就可以預先暗渡陳倉到小倆口之間，等到有一天，讓他訝異於發現這小姐竟對自己無私的付出毫無所覺。要善用這些人性的瑕疵，最重要的是，不可以讓這兩個楞小子有任何警覺。若是他們一起了疑心，終究會發現，光靠“愛”是不夠的，還需要那有待培養的慈善之心，這是任何外在的律法都無法取代的。希望狗蛋真能想個好辦法糗糗那妞自命清高、附庸風雅的爛習性。

你最最大公無私的叔叔
大榔頭 草

第 27 封信

親愛的蠹木：

你目前的工作績效似乎不太有起色喲。利用“愛情”使他分心，不再定睛注視老賊頭，顯然是不錯的招數，但是你又透露阿蠻現在的禱告，主要是為他自己的分心和搖撼祈求賊頭的保守，就知道你有夠差勁，也就是說你差不多搞砸了這件事。一旦他察覺到自己往岔路走的時候，你就應該鼓勵他憑自己的意志把這件事撇在一旁，繼續日常的禱告，彷彿一切如常；只要他認真地面對分心這回事，並且把他交托在老賊頭面前，還在禱告和操練中以此為念，那你可就真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了。任何使阿蠻會更親近那老賊頭的事情（即使是罪），不管其間經過多少曲折，到最後都是對我們有害的。

最高的指導原則就是：既然他目前正在熱戀，他的腦海中會浮現出一種現世的幸福觀；也因此會在他為歐戰和其他事情的祈禱中，注入一股迫切感。現在正是挑起他的理性對這些禱告加以質疑的時機。我們不可錯失任何助長假虔誠的機會。利用所謂“真正的禱告就在於讚美神、親近神”這種冠冕堂皇的話為掩護，我們能夠輕易地引誘凡人，叫他們違背老賊頭（以他那一貫的直接、淺顯又平淡的口氣）明確地囑咐他們要為每天的飲食和病人痊癒禱告的教訓。當然你不能讓他知道，就“屬靈觀點”看來，為每天的飲食禱告，其實也和其他的禱告同樣不可或缺。

但是你那阿蠻已經感染了可怕的順服積習，不管你用什麼方法，恐怕都改不了他這種“坦承以告”的禱告。不過，你還是可以使他心裡對這樣禱告是否荒謬，或者會不會得到什麼結果，感到惶恐不已。千萬別忘了“大小通吃，豬羊變色”這種論證。如果他所祈求的事情沒有成就，那就為禱告無效又加添一個明證；要是真的如其所願成就了，就讓他將之歸功於因果關係，認為“該發生的總會發生”，於是就把原本應該是印證禱告的證明，曲解成了否定禱告效用的反證。

身為靈體的你，確實很難理解為什麼凡人的思想會這麼錯亂。但是你務必要記住，凡人都把時間看為最終實體。他以為老賊頭也和他自己一樣；要面對現在，回憶過去，並且預測未來；即使他知道老賊頭不是用同樣的角度看萬物，但是他心裡依然認定這就是老賊頭理解事物的方式——即使他並不真的認為（雖然口裡這麼說）老賊頭一眼就能看出萬物本來的樣貌！如果你向阿蠻解釋說，老賊頭在通盤考慮明天氣候的時候，也會顧及他們今天所做的禱告，他的回應會是，既然老賊頭已經預知凡人會做這些禱告，那麼他們的禱告就不是出於自由意志，而是預定的了。此外，他還會說，任何一天氣候的本因都可以追溯到當初創造物質的時候——因此所有一切的存在，不論是人類還是萬物，“打從起初”都已經定型了。當然對我們來說，他話中的意思顯然就是：在他受限於時間的思想模式中，某日的氣候會因應某個禱告而改變這問題只是個表象。背後更深的涵義涉及整個屬靈世界如何與整個物質世界相對的問題；而就整體而言，創造瀰漫著所有的時間與空間，或者說凡人的意識狀態使他們不得不把整體一致的創造看為一系列的連續事件。問題的核心在於為什麼在整個創造中讓他們擁有發揮自由意志的空間？其中的關鍵涉及了老賊頭對“愛”的荒唐想法。這是怎麼運作的根本無關緊要；因為老賊頭並不是預知凡人的自由抉擇對未來作出了貢獻，而是在他的全知中當下就

得知他們的決定。顯然，目睹某人做某件事情，並不等於在強迫他做那件事情。

已經有些愛管閒事的凡人作家把這個秘密給揭穿了，尤其是波其武斯（Boethius）。不過衡諸經過我們努力經營終於釀造出來的西歐學風，你大可不必憂心忡忡。現在只有少數學究還會讀古書，而我們也已對他們痛下過工夫，使他們無法從古書中獲得任何啟迪。我們的秘訣就是灌輸他們歷史觀點。簡單的說，所謂歷史觀點的意思就是，當學究在研究古代著作的時候，他們絕對不會想要問其中所說的是不是真實的。他會想要知道，這位古代作者受到誰的影響，而作者在該書中的觀點和作者其他書中的說法是否一致，或者書中所敘述的闡明了作者自己的成長史或者整個思想史的哪一階段，以及該書對後來作家所產生的影響，後人（尤其是自己的同輩）是否對該書有所誤解，過去十年中一般對該書評論的方向，以及“當前主要論點”是什麼。任何想要從古代著作中擷取真知灼見的念頭——也就是認為因此可以改進自己的思想或者行為——都會被人譏笑為不可救藥的愚念。既然我們無法永遠欺瞞所有人類，那麼最好的作法就是切斷每個世代之間的聯繫；容許每個世代間任意交流所帶來的危機就是，一個世代的錯誤有可能被另一個世代發掘的真理糾正。所幸，感謝我們在地下的父和歷史觀點，現在的鴻學碩儒都已經不再以古為鑒，而和那些機器白癡一樣認為“歷史只是糟粕”，無啥用處。

你那喜歡製造思想短路的叔叔
大榔頭 草

第 28 封信

親愛的蠹木：

我之所以在信裡告誡你不要老提歐戰，其實是不想讀到你那些描寫死屍遍野和斷簷殘壁的幼稚文字。只要這場戰爭關係到阿蠻的屬靈狀態，我當然希望你有詳盡的報導。然而，你似乎腦筋轉不過來，所以才會興高采烈地告訴我，阿蠻的村莊很可能遭到猛烈的空襲。我長久以來一直抱怨的就是這件事——你只顧著對凡人的痛苦幸災樂禍，卻把自己真正的目標給拋諸腦後了。難道你不知道炸彈會炸死人嗎？或者你還不知道，我們目前最不希望的就是看到阿蠻送命？他已經逃離了那幫你想用來引誘他的狐群狗黨；他現在正和一位非常虔誠的基督徒姊妹談戀愛，所以一時之間會對你的色誘毫無所動；並且到目前為止，我們對敗壞他屬靈生命所做的各種攻擊全都一敗塗地。就眼前的情況看來，戰爭的衝擊越來越大，而他腦海中對世俗的期待相形低迷，所思所念都是防禦勤務以及那妞的身影，戰局使得他對鄰舍的關愛遠超過他以往所為，並且還超乎他自己意料之外的真誠，簡直就是凡人所說的“渾然忘我”，甚至對老賊頭的信靠也與日俱增，要是他今晚就喪了小命，對我們來說可真是一大損失。這實在太淺顯了，我連寫這些都感到羞愧。我有時覺得你們這幫小鬼頭是不是出勤務太久，對被指派引誘的凡人生出感情了？——也不免懷疑，恐怕你們遲早會被凡人的情感和價值觀給污染了。當然，他們的確傾向於把死亡視為頭號罪惡，而把生存視為無上美好。不過，這是因為我們教導有方，他們才會有這種想法。可別讓我們也被自己的宣傳手段給玩弄了。我知道你會覺得奇怪，現階段我們的主要目標居然和阿蠻的情人以及他母親的禱告形同一致——也就是要他身體平安。然而實情就是如此；你要保護阿蠻就像保護自己眼中的瞳仁一樣。要是他現在就翹了，你也就攆不到他了。如果他能活過這一場戰爭，那就還有希望。老賊頭已經保護他安然渡過你的第一波誘惑。但是，只要他還活在世上，你就仍有機會誘惑他。中年人那冗長、乏味又單調的富足歲月，或者所謂中年危機，正是你絕佳的下手時機。要知道，那些受造之物一點也經不起考驗。日常的各種逆境，逐漸凋零的青春愛情與抱負，因為無力抵擋我們一波又一波層出不窮的誘惑所感到的絕望（甚至已經不再感覺是一種痛苦了），對生命所感受到的百無聊賴，以及因為我們的慫恿而對這些窘境產生無言的憤怒——這一切正為我們消磨俗人的靈魂提供了絕佳的良機。另一方面，如果阿蠻中年的生活相當順遂，那麼我們就會更占上風。一帆風順足以使凡人更加與世界緊密的結合，他因此會覺得自己“適得其所”，其實是世界鑽進了他的心竅。他水漲船高的聲望，逐漸擴大的交際圈，自重的感覺，與日俱增的各種工作，使他在這個世界如魚得水，而這正是我們最期待的結果。你漸漸會發現比起年輕人，中年人和老年人還更貪生怕死。其實在老賊頭執意要把這些俗物引進他永恆的世界後，就很有效地保護他們不再把其他地方當作安身立命的歸宿。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要讓阿蠻長壽的原因；對於斬斷他的靈魂和天堂之間的聯繫，使他和俗世緊密相連這樣艱巨的任務來說，70 年實在不算長。我發現年輕人很難駕馭。即使我們費盡心思不讓他們接觸宗教信仰，但是幻想、音樂和詩詞所泛起的陣陣漣漪——女孩的臉龐，小鳥的歌聲，或者一瞥地平線上的景觀——常常一下子就壞了我們的整盤計畫。他們不會按部就班地求上進，小心地擇友，或者安分守己，

而他們對天堂的遐想也是根深蒂固。在這個階段，使他們依戀世俗的上上之策就是使他們相信借著政治、優生學、“科學”、心理學或什麼來著，總有一天可以把這個世界轉變成天堂。徹底徹尾的世俗化是需要時間來經營的，當然也需要傲慢為之助，由是我們灌輸他們把匍伏的死亡等同於睿智、成熟或者是經驗。就我們所灌輸給他們的認知而言，經驗是一個非常好用的詞。一位頗有見地的思想家曾言，在美德的範疇中，“經驗往往生出迷妄”，這種說法幾乎把我們的底牌給拆穿了；所幸當時的風潮及時轉向，而歷史觀點也風行起來，才解除了他的著作可能引起的危機。

從老賊頭只給我們片刻的機會這事實，就可以知道光陰有多可貴。大多數的凡人在嬰兒時期就死亡了；活下來的人，也多半在年輕時就辭世了。顯然，對老賊頭來說，凡人的生之所以重要，主要因為凡人會死，而死亡是通往另一種生命的大門。我們只能夠對少部分的凡人下工夫，因為對凡人來說所謂“正常的壽命”其實是一種例外。顯然，老賊頭只希望有些人——僅僅極少數的人——能夠有機會與他同住天堂，他賜給他們六、七十年的人間歲月，讓他們經驗到抵擋我們的滋味。這就是我們萬不可失的良機。機會越少，我們就越要善加利用。不管你用什麼手段，要盡力使你那阿蠻身家性命安穩無虞。

你那珍惜世俗生命經驗的叔叔
大榔頭 草

第 29 封信

親愛的蠹木：

眼前的情況很確定，那些德國人鐵定會轟炸阿蠻的家鄉，由於職責所在，他勢必得經歷一番綿密的空襲，所以我們得好好考慮因應的策略。下一步是該讓他嚇破膽？還是要激發他義薄雲天的氣概，讓他引為自豪？或使他對德國人產生仇恨的心理？

我看啦，使他豪氣干雲是行不通的，我們的研究部門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研發出（雖然大家都心焦如焚）催生任何品格的秘方。這確實是我方的一大缺陷。凡大奸大惡之人都必具備某種品格。山本五十六若沒有勇氣會偷襲珍珠港嗎？奸商不節儉能攢那麼多財富嗎？但是憑我們自己是無法製造出這些特質的，我們只能順著老賊頭的創造加以利用——也就是說，當我們攫取到這些人的靈魂之後，還得留給老賊頭一點餘地。雖然這種情形不盡如吾等之意，不過我相信總有一天我們會得心應手，全盤掌控的。

仇恨倒是我們在行的。人緊繃的神經在吵雜、危急以及疲憊的情況下，最容易產生暴戾的情緒，因此我們只需要推波助瀾就行了，**如果他的良心還有所顧忌，那麼就糊弄他的腦筋。讓他想辦法自圓其說，推託自己的仇恨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那些無辜的婦人與小孩，基督徒被教導要饒恕的是自己的敵人，而非別人的敵人。**換句話說，要使他自以為充分認同那些婦人與小孩，因此能感受到他們的恨意，但是還不至於認同到充分把他們的敵人視同為自己的敵人，所以沒有饒恕這些人的必要。

不過，恐懼與仇恨相結合就更能相得益彰。**在所有的惡中，怯懦會使人陷於痛苦之中——害怕預測未來，害怕感覺現在，害怕回憶過去；**仇恨卻會帶給人快感。因此，受到驚嚇的人往往會用仇恨補償恐懼帶給他的愁苦。他心中的恐懼越大，仇恨也就越深。同時，仇恨也能有效地減輕羞恥感。如果你想要傷害一個人的慈善之心，就得先把他的勇氣消磨殆盡。

這可需要大費周章了。由於我們在背後作祟，大多數的惡習，人染上了還深以為傲，只有懦弱例外。每當我們即將大功告成的時候，老賊頭就會掀起一場戰爭或地震，要不就是些別的災難，於是，即使在凡人的眼中，勇氣的身價立即水漲船高，使得我們所有的努力都泡湯了，而且還有懦弱這一種惡習，會讓他們真心的感到羞恥。因此，倘若我們讓阿蠻變得懦弱，隨之而來的難題在於，懦弱會使他產生真正的自我認識以及自我唾棄，從而使他悔改與謙卑。其實，在上一次大戰期間，成千上萬的人都發現了自己的懦弱，因而也首次接觸到整個道德世界。在平時，我們能夠使許多人對善惡之辨全然視若無睹；不過，一旦處於危險之中，周遭的狀況會使得他們不得不面對這問題，讓我們無計可施。在這裡我們遇到了一道冷酷的兩難問題。如果我們在人間鼓吹公義與仁慈，簡直就是對老賊頭拱手稱臣；如果慫恿人倒行逆施，那麼遲早會有一場戰爭或**興起（此乃老賊頭的一貫伎倆），而膽怯與勇氣這些赤裸裸的議題也就會趁勢浮上檯面，使得成千上萬的凡夫俗子從道德麻木中覺醒過來。

的確，也許這就是老賊頭把這個世界（一個無法逃避道德抉擇的世界）創造得這麼危險的原因一。他就像你一樣清楚地知道，勇氣不只是一種品德，而是所

有品德的試金石，也就是每種品德的最高境界。任何屈服於危險的仁慈、誠實與憐憫，都只是有條件的仁慈、誠實與憐憫。彼拉多也曾經心存憐憫，直到他覺得代價太大。

因此，一旦使你那阿蠻成為懦夫，說不定反而會使我們向來所下的工夫全盤皆空；因為他也許會真正地看透自己的本相！當然，我們還是有勝算，不過呢，不是要麻木他的羞恥感，反倒是要增加他的羞恥感，使他心生絕望而萬念俱灰。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高奏凱歌了。他會認為，自己之所以相信且接受老賊頭會赦免自己其餘的罪孽，是因為他自己還不知道那些罪狀到底有多嚴重——換句話說，**因為對自己的眾罪之一所帶來的恥辱終於有了深刻的體會，使得他怯於尋求，更不敢請求老賊頭的憐憫。**不過我擔心你已經讓他徹底瞭解老賊頭的心意，因此，他已經知道比起那些使他絕望的罪，絕望本身是更嚴重的罪。

至於使人怯懦的技巧，我無須在此細述。扼要地說，事先預警往往會引起更大的恐懼。然而，你那阿蠻在大庭廣眾下接受的預警，不要多久就淪為家常便飯了，效果也會大打折扣。你所該做的應是使他在腦海裡不斷地盤算，為了使自己安心，到底在自己的責任範圍裡（同時別忘了喚起他盡責的意識），哪些事情是該做的，又有哪些不該做。務必使他的心思脫離簡單的規條（“我一定要在此固守崗位，負責到底”），讓他轉而產生一連串的假想。（“如果自己討厭的狀況 A 發生了，那麼還可以退到 B，一旦事情實在不可收拾，還有退路 C”）只要他不自知，我們還可以誤導他的思想。**重點在於讓阿蠻以為除了老賊頭和他所賜的勇氣之外，自己還有其他的靠山，於是盡忠職守的決心無形中就被一些預留後路的考慮給啃蝕了。**你可以使他在腦海中建立一連串虛構的防線，讓他在不知不覺中認定最壞的情況絕對不會發生。然後，在他最驚慌還弄不清狀況的時候，給他致命一擊，這樣你就勝券在握了。記往，關鍵在於由怯懦所引發的行為；恐懼的情緒本身並不是罪，雖然我們樂於隔岸觀火，但是對我們來說，並沒有什麼實質利益。

你那對懦弱敬畏三分的叔叔
大榔頭 草

第30封信

親愛的蠹木：

有時候我還真懷疑你是不是以為被派到俗世去，是要讓你去享受一番的。我從地獄警察所那裡，而不是從你那敷衍了事的報告中得知，阿蠻在第一次空襲時的表現是我們最不樂於見到的。他可給嚇壞了，還自認是懦夫，因此覺得很丟臉；但是他仍然克盡自己的職責，並且超過所當作的。在這場災難中，你所做的只不過就像使他在被狗絆倒時，發一頓脾氣，多抽了幾口雪茄，以及忘了禱告。你向我抱怨自己的難處有什麼屁用？如果你想引用老賊頭的“公義”原則，反駁說自己沒有功勞也有苦勞，那麼我想即使把你打成異端也不算過分。不論如何，你不久就會發現，地獄裡所講的公義可是很現實的，也很功利，只重視成績。要是你作不了英雄，就心甘情願地作別人的踏腳石吧！既然沒有本事獵人肉，自己就充當俎上肉吧！

你信裡面唯一令人欣慰之處就是，你預料阿蠻的倦怠會帶給你可乘之機，並且能大有斬獲。你可是說的比唱的還好聽，但恐怕成不了什麼氣候。倦怠確實足以使人變得異常溫和，腦筋冷靜，甚至會看到異象。如果你常常看到俗人發脾氣，惡毒又暴躁，那是因為他們已經累積了相當的怒氣。最詭異的就是，稍有疲態比完全精疲力竭更易使人焦躁暴戾。這部分是由於生理因素，但還有其他原因。使俗人生氣的原因，主要不在於身體的疲憊，而是有人對身體勞累的他還提出額外的要求。凡人所想要的，他們很快就將其視為自己理所當得的，於是我們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把人的失望轉變為一種受害的感覺。當人們處於絕望之中，也就是他們認為無處可躲，並且對未來不再有任何期待的時候，也正是由溫和、自棄的倦怠引發的危險開始浮現之際。

因此要利用阿蠻的倦怠，就必須先灌輸他錯誤的希望。讓他相信空襲不會一直持續下去，自我安慰說：明晚就可以安睡在自己的床上。讓他以為身體的疲憊很快就能得到舒解，這樣反而可以增強他的倦怠感；因人往往在壓力停止，或者以為壓力已經消失的那當口，覺得自己再也撐不下去了。這時，就和處理膽怯的時候一樣，要避免讓阿蠻痛下決心堅持到底。不管阿蠻口裡說什麼，一定要確定他的內心其實並不願意忍耐到底，而只願意忍耐到“合理的限度”——並且要使這合理限度的期限比預計的試探還短。不過不需要短太多；打擊阿蠻的耐性、純潔以及毅力的最大樂趣就是，使他在正要安然渡過之前（不過他對此可是毫不知情）就猛然放棄了。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在壓力當頭的時候和那妞約會。要是會的話，就得好好利用在相當疲憊的情形下女人話多男人話少這種現象。許多彼此間隱瞞的怨恨，即使戀人也不例外，都會在此時爆發出來。

或許他當前所目睹的現象，還不足以從知識面動搖他的信仰——你過去的失敗，使你對此無計可施。不過，你仍然可以試著從情緒發動攻擊。當他初次看到人體殘骸血肉模糊地黏在牆上時，讓他猛然感覺到這就是“世界的真實面貌”，而他整個信仰不過是場幻夢。你會發現，“真實”的定義為何，我們早已把凡人搞得滿頭霧水。他們在討論偉大的心靈體驗時，會彼此說“其實真正發生的是你在一間燈火通明的屋子裡，聆聽一曲音樂”；這裡所謂的“真實”指的就是具體事實，

而與他們實際經驗到的其他面向有所區別。另一方面，他們也會說“坐在安樂椅上談論高臺跳水是一回事，但是比不上親自爬上跳臺玩真的”，“真實”在這裡的意思恰恰相反，指的不是具體事實（這點他們在安樂椅上已經談過了），而是具體事實在人類心裡所引起的情緒反應。

這兩種用法都各自有理；不過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把這兩種說法相提並論，混為一談，以容許我們將“真實”這字詞所代表的情緒性意涵按情況的需要，隨意設定。**我們在俗人心中建立起一道牢不可破的共識**，就是讓他們認為所有能夠促進人類快樂與幸福的經驗中，只有具體事實是“真”的，而所有心靈因素都是“主觀的”；反之，在所有能夠使他們沮喪或者墮落的經驗中，心靈因素是其中主要的事實，而忽略這因素就是在逃避現實。因此，有關人的出生、血汗與痛苦是“真的”，所感受到的歡樂不過是出於主觀的看法；對死亡而言，可怕與醜陋顯示出死亡的“真實意涵”。可憎之人的可恨是“真的”——你能夠透過恨意看穿一個人的真面目，你對這人所存的幻想破滅了；但是對關愛之人的愛意則只是一種主觀的迷惘，其中隱藏著的“真實”是性欲或者經濟考慮。戰爭與貧窮“真的”很可怕；和平與富裕只不過正好是人心中的嚮往。這些受造的凡人始終都在相互指控“想要吃掉餅，又要留著餅”；所幸由於我們的努力，如今他們多半買了餅卻一口不吃。只要好好調教你那阿蠻，總有一天他在看到人體血肉橫飛的時候，會毫不猶豫地認為當時的情緒反應所代表的就是人生現實，而看到歡樂的孩童或者晴空萬裡時，卻會認為自己的情緒反應只不過是一種情感作用罷了。

你那喜歡貼近冰冷的現實取暖的叔叔
大榔頭 草

第 3 1 封信

我親愛的、至親至愛的蠹木，我的乖乖、豬仔仔：

這下好了，一切都完了！你倒哭哭啼啼問我向來對你的那些昵稱、那些大恩大德的關愛是否到頭來都不算數。恰恰相反！放心，我對你的愛和你對我的愛就像兩顆青豆一樣，毫無二致啦！我真是時時刻刻渴望擁你入懷，正如你（我可憐的小傻蛋）成天想和我送作堆一樣，不同的是，嘿嘿嘿……我是你的老大。現在，他們就要把你交給我處置了，若非整個人，整具身體，至少一塊肉吧！一口能讓我嚼了大腹便便的肥炙美味。愛你？還用問？當然啦！

你讓一條靈魂從你的指爪間溜走了。失去這一塊肥肉所引起的餓嚎、嘶吼，此刻正撼動著“咆哮地獄”的每一層級，甚至直逼那王座的本身。一想起這件事就叫我抓狂。他們把阿蠻從你手中攫走的那瞬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可是一清二楚，他的眼睛（可不是嗎？）突然雪亮了，第一次迎面把你瞧個正著，認清原來在他心裡作祟的就是你，而且知道今後你再也無法得逞了。想想那一瞬間阿蠻這廝的感覺（從此成為你胸口永遠的痛）：好像一塊老瘡疤脫痂了，好像整個人從介殼般令人嫌厭的鏽蝕探身出來；又像永永遠遠甩掉了一身髒兮兮的、濕搭搭的、黏膩膩的外袍。真衰啊！悲莫悲兮親眼目睹這些人獸竟能在今生歲月褪盡污穢讓人不爽的衣裳，撲通浸泡在溫水裡伸展四肢，一面還發出暢快的歡呼！唉，這最後的坦誠、徹底的潔淨，你我能體會多少呢？

越想越讓我受不了。阿蠻他竟然這麼容易就脫逃了！瞬間全然釋放了！不需經歷逐日加深的惴惴不安、醫生的宣判、住院治療、勞師動眾的開刀手術、終究落空的求生盼望。前一刻看來還是我們君臨天下，空襲轟轟隆隆，房屋崩塌，滿嘴辛臭的硝煙味侵入肺葉，腳板因疲憊而發麻，整顆心因驚嚇而發冷，腦門天旋地轉，兩腿又酸又疼；怎麼下一刻這一切全戛然中斷了，像噩夢乍醒，既已事過境遷就無所謂了。你這被鬥敗的公雞、打垮的蠢蛋、白癡，注意到了沒？為什麼那只臭蟲，從土裡蹦出來的臭蟲，竟能自然而然地達到嶄新的生命境界，仿佛他本是為此而生的？他從前的一切譏諷、懷疑怎麼眨眼之間全變得荒誕可笑？聽聽他自言自語：“是啊！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原來所有讓人膽顫心驚的事全都如出一轍，全都依循同樣的過程。情況總是越來越糟，糟到把你逼進了死胡同，正覺得自己就要粉身碎骨了，剎那間，你卻脫困了，一切又回歸常態。就像拔牙，越拔越痛，痛到極點，啾一聲，牙拔掉了。夢——變成噩夢，你就醒了。九死一生，死了又死，你就越過了死亡。過去的我幹嘛只會一味否定、懷疑呢？太遜了！”

阿蠻識破你的剎那，同時也看見了三位一體的老賊頭。我知道這是怎樣的一種光景。你龜縮回去，頭暈目眩，比起阿蠻被炸時還更遍體鱗傷。多丟臉啊！這個來自塵土的痞子竟然可以昂首挺立與神交談，而你呢？本屬於靈的，在老賊頭面前卻畏首畏尾，羞見天日。或許你以為這種奇特的經驗令人凜然生畏，足可折損阿蠻的喜樂。可詛可咒的是，雖然在人的眼中，三位一體的神讓人驚異莫名，人對他們卻不覺得陌生。那一刻之前，阿蠻或許全然不知神的模樣，甚至懷疑他們的存在。這下子看見了，也就了然於心，知道自己向來認識他們，並且悟知一生中許多自以為孤獨的時刻其實有神作工其內，以致現在可以——對他們說：“原來是你啊！”而非“你是誰？”在這次的相遇裡，神的形質和話語勾起了諸般的回憶，打從嬰兒期起，當他獨自一人時，常常隱約覺得周圍有人相伴，這下子終於

獲得了解釋；一首樂曲恍然舊識，淌過每一道至純至美的經驗，待要捕捉，卻又難以記省，這下子終於鮮鮮活活湧現了。幾乎就在他垂死的肢體即將歸於平靜之際，這樣的認知讓他自由酣暢地享受到神的同在。而你，你卻被摒除在外。

阿蠻不只見到了三位一體的神，他更見到了唯一的真神。這畜牲，這在床榻上製造出來的東西竟然可以定睛凝視神。對你而言，原是令人困眩、窒息的烈火，此刻對他卻是一道清涼的光、澄澈的本體，披戴著人的形像。你盡可把這痞子在“存有”面前的俯伏敬拜、他的自我唾棄和對自己的罪通透的認識（是的，蠹木，對罪的認識，他甚至比你還透澈）詮釋為同類的反應，就像你遇見從天堂中心吹來的頽風頓時感到噁心和麻木一樣。真是一派胡言！一個人遇見神後也許仍會遭遇痛苦，但是，他的神會懷擁、保抱那些痛苦，不屑以之跟屬世的任何快樂交換。你從前用來誘惑他的各樣感官的、情感的、知性的快樂，甚至美德本身所帶來的快樂，相形之下，不過就像妖冶的娼妓對男人可能產生的魅惑一樣，讓他覺得噁心，尤其當這個男人忽然聽說他一輩子深愛的那個女子，本以為死掉了，其實還活著，此刻正出現在他的門前。當下，他整個人被這個活過來的世界擄獲住了，此中，痛苦和快樂的價值可以互相轉換，而我們一切的得失算計也就失效了。再一次，那將臨到我們的災厄超乎語言所能訴說。僅次於你們這群無用的勾魂鬼使所釀的災。一道巨大的咒詛臨到我們：地獄的情報部門徹底潰敗了，沒有人能偵察到我方的死對敵那老賊頭真正想要的是什麼。罷了，罷了，知識這個可恨的，令人莫衷一是、涕泗縱橫的東西，竟然是獲取權力的工具。想來不免令我灰心喪志，唯一支撐我的是一道信念，相信我們所崇奉的寫實主義，以及我們的決心。（即使各式各樣的誘惑當前，仍矢志拒斥一切愚昧的無稽之論和逢迎之言的決心）終必獲得最後的勝利。這當兒，至少我還有你可供消遣。

愛你逐日漸深，食欲也逐日增強的叔叔
大榔頭 親筆

全書完

